

發行 羣衆週刊社
 地址 重慶打銅街
 電話 二一八五號
 中 華 郵 政 登 記
 證 字 號 渝 字 第一〇一號

羣衆

本 刊 每 份 國 幣 二 角
 訂 定 連 郵
 三 月 九 期 一 元 六 角
 半 年 十 八 期 三 元
 一 年 卅 六 期 五 元 六 角
 國 外 加 郵

第 四 卷 · 第 十 五 期 ★ 民 國 二 十 九 年 五 月 卅 日 出 版



——張謇作

總 經 售 處 ★ 新 華 日 報 ★ 重 慶 打 銅 街 卅 二 號

共產國際「五一」宣言

全世界無產者與勞動人們！

勞動人民今年是在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的不祥環境中來紀念「五一」這國際無產階級團結的節日的。

戰爭的火苗已經蔓延到了歐亞兩洲，國際無產階級團結的思想對於世界各國的工人們，其意義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重要的了。

歐洲的戰爭已經繼續了八個月，但是它的結束還遠得很。作戰的戰線是更形擴大了。帝國主義的強國正在強迫地把那些在它們勢力下的殖民地人民拖到戰爭中去。戰爭越延長，就越法看得清楚，中立的小國只是帝國主義手中的一些機末的東西。爲了答覆英法破壞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中立起見，德國進兵丹麥而佔領了挪威的戰略據點。英法於是也派軍隊上陸。挪威的領土成了戰場，比利時與荷蘭受到了威脅。但是在近東又在準備着另一個戰爭根據地。帝國主義強國爲爭奪巴爾幹，爲爭奪地中海霸權的鬥爭，勢必把其他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拉入戰爭。意大利正準備着參與戰爭，它已經鞏固了它在西班牙與巴爾幹的地位。

在遠東，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已經打了差不多三年了。它想把這有着四萬萬人民的偉大國家變成它的殖民地。它已經打得精疲力竭而疲弱不堪，因此它急於強迫中國接受它的強盜「和平」，好使它空出手來參加世界的再分割。各帝國主義在太平洋上的鬥爭勢必發展成爲新的戰爭。對於荷屬東印度，日本、英國、與美國之間已經發生了紛爭。美國的資產階級正伸手到冰島、格林蘭、以及英法在加勒比海中的殖民地去，而這只是一開端。

資本主義的強盜們正在把各國人民拖進一個新的帝國主義世界大屠殺中去。

資本主義世界是陷在戰爭狂熱的痛苦之中，跟它相對立的是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英法的戰爭販子以及他們社會民主黨的詭譎者，對於蘇聯在他們帝國主義戰爭中採取中立地位這一點是很憤怒的。他們對於蘇聯不斷地增加並且積聚力量而他們却在帝國主義矛盾與戰爭的痛苦之中這一點也甚爲冒火。

他們因爲蘇聯已經爲它的各族人民謀得了和平的利益，跟德國和平相處，並且願意與別的不侵犯它的權利的國家和平相處而憤怒。他們因爲蘇聯用它的忠實的中立政策阻止戰爭的火苗蔓延到其他国家去而憤怒。他們對於蘇聯的和平政策加強着他們本國人民的和平要求這一點感到恐懼。

那些戰爭販子們因爲他們在芬蘭的挑釁遭到失敗，因爲光輝的紅軍攻破了他們好久以前準備好了地攻蘇聯的根據地而發怒。由於它和芬蘭締結了和平，蘇聯把英法挑釁者的面目揭穿了，迫得他們出頭露面而向各國人民揭發了他們的真正野心，他們對於這一點也是憤慨的。

資本家們希望蘇聯採取適合他們脾胃的政策。但是蘇聯却奉行着它自己的政策，奉行着取決於社會主義利益的政策。蘇聯維護它的偉大人民的利益，它的人民正在完成着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工作。正因此它是保衛着全世界勞動人民的利益，各民族的利益。資本家們需要侵略與掠奪。蘇聯則需要創造的勞動、社會主義的繁榮、勞動人民的歡樂與愉快的生活。

全世界的無產者是應份爲他們的先鋒隊——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驕傲的。

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人們！戰爭已經給了你們令人不可思議的艱難與困苦。雖然還沒有過大的戰爭，地面上却已經灑了戰死者的血。成千成萬的士兵已經在海洋中犧牲了。光是在歐洲，武裝起來的已經有二千萬人，他們被迫離開了生產的勞動，離開了田園與家庭，揮灑包的人被資產階級拉去作戰，飢餓與貧困就在他們的家中敲門了。那些被動員的壯丁的妻子、母親與兒女被迫去聽天由命。饑餓與窮困使人受着階級的掠奪，受着日用必需品價格高漲的掠奪。平民的糧食要聽任資產階級的分派，而有錢的人却揮金如土而吃得肚子滾飽。工人們被迫得像做苦工的囚徒那樣工作，他們在工廠中做着奴隸。資產階級用了空前的延長工作時間，拚命的削減工資，可怕地加緊剝削，從工人中絞出了最後的一滴血。他們把農民的孩子送到工作廠，因而使農村凋敝了。

由於馬匹、家畜飼料的發發，他們使千百萬的農民瀕於破產。那些用血汗來耕種土地的人被資產階級奪去了他們勞動的成果。現在的年青的一代是被注定了要為大層買錢袋的利益而犧牲其血與腦髓。悲痛的思想苦惱着戰場中的士兵；不知道明天他們將怎樣，明天他們的家屬不知道將怎樣。

然而後方是更慘痛者與幸利者們令人作嘔的欺妄之場。他們從人民的窮困中大得其利。對於他們，戰爭是一攝下黃金的大雨。人類的血與淚被他們變成了股票、紅利與鉅額的利潤。

但是利用着勃魯姆、石屋、阿爾里與薛特林之流的奴僕般服役的資產階級並不僅僅對於勞動人民的生活水滸採取瘋狂的攻勢。在所有由資本主義國家內，他們正建立起一種反動的愚民政策的、專橫的、對於勞動人民實行恐怖與剝奪權利的統治。他們利用戰爭來剝奪產業工人以及城鄉勞動者所保存的最後一點兒的權利。他們用軍事法庭、罰做苦工與槍斃米回等草案對於和平的要求。共產黨員們——為爭取人民的自由與幸福的最先進的戰士們被資產階級拋在「恐怖」範圍之外。他們把成千成萬的共產黨員、西班牙難民、政治亡命者拘禁，投在集中營裏。

這就是目前戰爭所帶給我們的，這就是現在的資產階級制度。

勞動人民們，如果你們不制止戰爭，如果資本家們繼續支配着你們，那麼資產階級準備着在明天給你們什麼呢？歐亞兩洲，以及其他的大陸，都將變成血腥的戰場，這樣的血腥戰爭是在人類歷史上所從未見過的。戰爭在它的後而將帶來千萬萬的死者與殘廢，千萬萬的寡婦與孤兒。將有新的割地與賠款的不可忍受的負擔。這凡物實財富的浪費，這對於各國人民是一個無可估量的破壞，其規模之大，就是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也是沒有的。

勞動人民們，資產階級將把鉅額的稅收放在你們的身上，他們將把你們肩上的那早已不可容忍的捐稅負擔更加重起來。托拉斯的大老板們、銀行家們以及交易所的騙子們將進一步奴役你們，將使你們、你們的妻子兒女成為他們的鐵蹄的受害者，他們將給你們建立一個野蠻的剝削制度，像這樣的制度，他們直到現在為止是只應用於殖民地的。

在「歐洲聯邦」與「新新組織」的旗幟之下，帝國主義者們在準備着瓜分大國家、吞併小國家、更進一步加緊對殖民地的壓迫並且奴役歐洲各國的人民。他們將實行民族壓迫至過去的大國所從未見過的程度，這些大國就是從被壓迫民族的血肉上興起起來的。

無產者們與勞動人民們，是誰幫助了並且還在幫助着資產階級剝奪你們與你們兒女的最後一片麵包，用資產階級專政的恐怖統治來奴役你們？是誰阻礙階級在這一邊準備了這我們身受其害的血腥的、兇暴的罪惡？

是社會民主黨與改良主義工會的領袖們？

如果他們不幫助資產階級破壞那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戰後起來勞動的人民反對資本主義的運動，那麼世界會不會像現在的這情形呢？他們像被牽在鐵條上的狗一樣地維護了資本主義制度，並且現在還在維護着它，那曾經槍殺工人們的就是他們的諾斯克們。那曾經用「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迷湯來騙工人們的頭腦的就是他們的施威們。那曾經破壞總罷工的就是他們的麥克唐納們。那和世界反動勢力一樣公開地號召並且現在還在號召對社會主義國家進攻的是他們的勃魯姆們。他們用了跟資產階級實行階級壓迫的政策目前的資本家專橫統治準備了道路。由於他們把工人階級爭取到的權利交還給資產階級，他們幫助了目前反動勢力的崛起。

由於他們參與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他們對這次戰爭的爆發盡了力量。他們用了「不干涉」政策替歐洲戰爭的洪水開放了水閘。由於他們出賣了西班牙共和國，他們使法國人民陣線的毀滅成了不可避免的結果，並且替資本主義世界的反動勢力清除了道路。由於他們無恥地擁護目前帝國主義的戰爭，他們幫助着資產階級把更厲害的奴役鎖鏈繫扣在人民的身上。

共產國際「五一」宣言	史乃臣
五卅運動十五週年(社論)	石西民
五卅運動的歷史根源及其意義	淡六
怎樣估計上海經濟?	淡六
英國的戰時經濟	淡六
服從於帝國主義國家的第二國際	傅大慶
戰爭為政治底工具	傅大慶
抵制帝國主義國貨	傅大慶
克爾斯年當前底苦悶	吳克
抗大——創刊時期的抗大	吳克
四週年紀念	吳克

目錄

但是資產階級與他們社會民主黨消容們的願望是無從實現的。無論統治階級是怎樣惱怒，他們是不能在人民面前逃避過一次戰爭的責任的，他們惱怒，因為勞動人民要自由而不要奴役，要和平而不要戰爭，要社會主義而不要資本主義。勞動人民是越來越清楚地理解得：要從資產階級把他們拖進去的苦海中解救出來，除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反對勞動勢力與資本主義的自衛犧牲的、堅決的鬥爭以外沒有別的法。他們知道這一個鬥爭將帶來很多犧牲。但是資產階級為了維持他們的特權而要求於他們的犧牲要過一百倍。

在鬥爭，在後方，有千百萬的人民在談論（雖然選用着很低的聲音），共產黨在對大家說些什麼。

現在，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不是個別的英雄而是全地球上各個角落的千百萬前進的工人高舉起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神聖旗幟。這旗幟是由法國共產黨黨員們在他們受軍事審判時勇敢地高舉着。成千成萬的低微的法國工人是在這面旗幟之下鬥爭着。這面旗幟是緊握在西班牙共和國英勇戰士的手裏。英國最先進的工人站在這面旗幟之下要求着和平。在美國有着一支五百萬青年的隊伍，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擁護和平；德國的工人與農民希望和平，而日本的士兵也渴望着結束戰爭。

在殖民地國家與附屬國裏，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的運動正在生長與擴大。印度的先進的工人與農民正爲了他們祖國的獨立而進行着堅毅的鬥爭。偉大的中國人民正爲了他們民族的解放而作着反對日本侵略者的英勇鬥爭。

在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勞動人民要求結束帝國主義戰爭，結束資產階級反動勢力的專橫統治，結束對於勞動人民的愚弄。他們正要求着恢復並且擴大他們的政治權力與自由，像人的生存條件，要求減少工作時間，增加工資，增加士兵的餉銀與軍人家屬的津貼。

但是羣衆運動仍舊是分裂的，資產階級企圖用精銳的軍隊與警察的恐怖來拉着羣衆運動往後退。爲了衝破資產階級反動勢力所築的障礙，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需要有一統一的行動。他們需要這統一的行動，爲了好把仍舊分裂而零散的運動匯合成一支洪流。在每一個個別的國家裏，他們需要一個工人統一戰綫，一個由羣衆從下層建立起來的人民陣綫。爲了進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鬥爭，無產階級需要國際範圍內的統一行動。

無產階級們，勞動人民們，殖民地人民們！你們獲得鬥爭勝利的保證是在於你們力量的統一。築起一條反對資本進攻的勞動統一戰綫，反對反動的自由陣綫，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和平陣綫，反對他們的剝削者與壓迫者的被剝削者與被壓迫者的陣綫來吧。只有在反對社會民主黨領袖們，反對第二國際叛背的上帝領袖們的無情鬥爭中，勞動人民才能夠建立起這樣一條戰鬥的戰綫來。把你們的隊伍靠近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吧。擁護它的和平政策，這和平政策是反映出各人民內心的企求的。

在「五一」節舉行示威，要求和平，反對戰爭的挑撥者與煽動者！

母親們，妻子們與姊妹們！在還來得及的時候，大聲地喊出要求，索回你們的兒子、丈夫與弟兄啊！

勞動人民們！爲了把戰爭的財政負擔放在有錢人的身上而鬥爭吧！要求沒收戰爭利潤。要求你們言論、結社與集會的自由！要求釋放英勇的法國共產黨黨員以及一切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與反動勢力的戰士！把戰爭的掠奪者與牟利者抓進監牢裏去！給資本的囚徒以自由！

工人們，共產國際號召你們站在光輝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旗幟之下，站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與斯大林偉大的旗幟之下，因爲只有站在這旗幟之下你們才能得到勝利。

打倒帝國主義戰爭！打倒資本主義的反動勢力！給人民以和平！蘇聯——和平、自由與社會主義的堡壘！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



五卅運動十五週年

今年的五月三十日，是帝國主義者在上海南京路開槍屠殺我國同胞十五週年的紀念日，是那個由上海工人學生所舉端而成爲全民反帝運動的十五週年紀念日。在我國的抗戰將近三年的今天，來紀念這偉大的紀念日，顯然是有極端重要的意義的。

如同其他的革命紀念日一樣，我們對於五卅運動之紀念，絕不能把它當成一種歷史的憑弔，而應當認識當時與現在的國內外的形勢；應當接受「五卅」運動的經驗與教訓；應當加強我們對於爭取抗戰最後勝利之努力。只有這樣，才能不辜負這個偉大的紀念日，才能對得起各位爲民族解放而流血的烈士！

現在無論國際和國內環境與當時是根本不相同了。以國際環境來說，當時世界資本主義的國家因爲得到第二國際的幫助，殘酷地把無產階級革命壓下去，而使資本主義開始相對的穩定。這種相對的穩定使帝國主義者加緊其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進攻。到現在，英法與德國在歐洲所進行的帝國主義戰爭，已把牠的火焰燒過了中歐和北歐，這雖然降低了英法在遠東的力量，削弱了英法在東亞的影響，但却加強了日本帝國主義吞滅中國的野心。因此，敵人在這個時候，雖則尚未停止其軍事上騷擾的進攻，但主要仍在於使用「以華制華」的毒計，企圖使中國的抗戰，中於妥協。這種情形是與十五年前迥然不同的。如果我們說：五卅時代的中國

經濟危機與民族危機交響曲，那麼，當前的經濟危機是比以前更加深刻的；當前的民族危機亦是比那時更加嚴重的。經濟危機的深刻是表現在淪陷地之殖民地，民族工業之遭受重大損失和農業生產之受到空前的破壞；民族危機的嚴重，不但表現在漢奸汪精衛之公開投降，組織偽中央政府企圖鞏固敵人在淪陷區中的統治，而且表現在某些份子之不利於抗戰與團結的行動。這種嚴重的現象是我們當前當前的局勢與十五年前的局勢時所不可不加以注意的。

當前的局勢與十五年前的局勢時所不可不加以注意的。當前的局勢與十五年前的局勢時所不可不加以注意的。

第一，五卅運動是在國共合作之下展開出來的。兩黨之合作，在共同的鬥爭綱領上行動，集中並加強了對於國民革命運動之領導，使反帝反軍閥的鬥爭在更廣泛的範圍內發動起來。這就是五卅運動能擴展到全國每一個角落去的前提。這一經驗是我們今日所應接受的。三年抗戰，其最要之保證，乃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特別是國共合作之建立。這抗戰，只有團結下去，要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更只有團結下去！五卅的歷史所指示給我們的是如此；當前的事實所指示給我們的亦是如此。面對着歷史的這種教訓，那些不把力量用去對付日本帝國主義而把它消耗在破壞團結上面的人，是應當們心自問的。

在五卅運動中，每一個城市的反帝鬥爭，不僅有工人農民和學生參加，而商人自由職業者乃至民族資產階級亦捲入到反帝的浪潮中來。以上海爲例，當時動員的成份，有三十萬工人參加罷工；有五萬餘學生參加罷課；而同時，全市的商人舉行罷市，警察舉行罷崗。可以說，當時各階層的人民，是一致起來反對帝國主義之侵略屠殺的。這種情形正是我們當前所必需發揚的。三年的經驗，明明白白指示我們：離開民衆而談抗戰，是不堪設想的。從前職人士兵的補充一直到提高生產，那一切優良的決議與宣言都要成爲紙上空談。在五卅的教訓之下，最主要的任務，是廣泛的動員民衆組織民衆。一切停止或限制民運的辦法，是應當消滅的。

第三，五卅運動是在中國工人的鬥爭中展開起來的。我們固然知道：這一反帝運動是中華民族第一級級的力量之表現，但在此中，最有力最英勇的主力軍乃是工人階級。事實證明得很明白：五卅運動的最高潮，便是上海工人罷工最高漲的時候。而同時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在五卅運動中是極有力的組織者。工人們之站在運動的最前線，成爲反帝的急先鋒，完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領導作用之充分表現。在十五年後的今日來紀念五卅，中國的工人階級應當加強自己政治上的地位，思想上革命上的武裝，特別是把自己組織成爲統一的力量。只有堅強並擴大自己的組織，才能團結其他的階層，首先是農民，在自己的周圍，才能加強自己與國際工人階級和勞動羣衆的聯繫，才能有力地爭取生活上的改善，政治上的民主和對抗戰提供更大的貢獻！這就是五卅的教訓；這就是我們在五卅十五週年前所應努力的工作！



五卅運動的歷史根源及其意義

史乃展

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期間，便一向被帝國主義壓得透不過氣來的中國民族工業，有了一個發展的機會，近視的人以為從此民族資本可以自由存在壯大起來了，然而短短四五年過去，歐戰停止，各帝國主義逐漸恢復了生產，把相互間矛盾暫時掩藏到凡爾賽和約的簿子裏，侵略的指又掉轉了方向。帝國主義者為了索取補償其大戰中的損失，担負戰債和賠款，挽救其經濟基礎的破敗凋敝，於是榨取本國無產階級之不足，再向殖民地半殖民地作新的，比以前更殘酷的掠奪。中國就成爲它們掠奪的主要對象，一度活躍的民族工業又失去了發展機會，普遍跌進停滯和破產的深淵。

日本帝國主義者乘大戰時期，在我國攫取了重大利益，激烈地增長在華政治經濟侵略勢力，進一步謀獨佔中國，太平洋爭霸形勢有了新的不平衡發展，美日對華政策，發起召開華盛頓會議，以「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口號，奪取新與日本帝國主義獨佔中國野心，這一方面表現了國際帝國主義對華政策的相持不下而成立均勢局面，另一方面則暴露了它們對華侵略的尖銳化，美國以其雄厚的經濟力量，加強在太平洋競爭。所以歐戰以後，中國境內外資創設的工廠，一切事業的投資，政治借款，多迅速增加了，中國也加深了它半殖民地的地位。

我們從下面在歐戰以後和五卅運動以前幾年間，我們對外貿易的入超數字中，就可以看出我國經濟損失日益巨大：

年份	入超數(單位海關兩)
一九一九年	三、五、六、一、四、五、五
一九二〇年	三、四、六、〇、九、一、二
一九二一年	三、四、六、〇、九、一、二
一九二二年	三、四、六、〇、九、一、二
一九二三年	三、四、六、〇、九、一、二
一九二四年	三、四、六、〇、九、一、二
一九二五年	三、四、六、〇、九、一、二
一九二六年	三、四、六、〇、九、一、二
一九二七年	三、四、六、〇、九、一、二
一九二八年	三、四、六、〇、九、一、二
一九二九年	三、四、六、〇、九、一、二
一九三〇年	三、四、六、〇、九、一、二
一九三一年	三、四、六、〇、九、一、二
一九三二年	三、四、六、〇、九、一、二
一九三三年	三、四、六、〇、九、一、二
一九三四年	三、四、六、〇、九、一、二
一九三五年	三、四、六、〇、九、一、二

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駐紮海陸軍，把持中國海關，強迫我國關稅率降低

，阻礙我工商業發展，使他們的貨物得以壟斷輸入，中國原料賤價輸出，結果每年大批銀子流出去，除了一九一九年帝國主義內部經濟尚未恢復常態外，以後一九二〇年起五年中，入超額共達十一萬萬多海關兩，這對中國人經濟生活是一個多麼大的損失。此外賠款和外債本息之償還，單在關稅兩項項下撥付的，每年就有九千八百萬元，至於他們在中國經營的鐵山輪船及各種工廠銀行紙幣所吸收去鉅額款項，更不可計數。

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中國，不單窒息了民族工業，向來也破壞了中國農村經濟。因爲工廠增加，吸收了大批農村人民去勞動，同時農村經濟受資本主義洪流的衝激，日趨崩潰，人民不得不拋棄土地往都市謀生，因此鄉村荒地增加，農產減少，從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四的五年中，麥的出口由二千五百萬兩減至五百萬兩，麵的出口由一千八百萬兩減至七十萬兩，而同期煤產品進口，米由五百六十萬兩增至六千三百萬兩，麥由三萬三千兩增至一千七百六十萬兩，麵由二百三十萬兩增至三千萬兩。從這裏可以看出，以農立國的中國，在歐戰以後到五卅以前的幾年間，糧食的出口逐漸減少，進口反而增加，糧食的入超數量是：

年份	入超數(單位海關兩)
一九一九年	一、七、六、九、五、六、五
一九二〇年	一、七、六、九、五、六、五
一九二一年	一、七、六、九、五、六、五
一九二二年	一、七、六、九、五、六、五
一九二三年	一、七、六、九、五、六、五
一九二四年	一、七、六、九、五、六、五
一九二五年	一、七、六、九、五、六、五
一九二六年	一、七、六、九、五、六、五
一九二七年	一、七、六、九、五、六、五
一九二八年	一、七、六、九、五、六、五
一九二九年	一、七、六、九、五、六、五
一九三〇年	一、七、六、九、五、六、五
一九三一年	一、七、六、九、五、六、五
一九三二年	一、七、六、九、五、六、五
一九三三年	一、七、六、九、五、六、五
一九三四年	一、七、六、九、五、六、五
一九三五年	一、七、六、九、五、六、五

當然，農村經濟的崩潰除了因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影響之外，一部份原因是受了國內封建軍閥的迫害，一般農民備受貪污劣紳的魚肉和兵匪擄奪之苦，佃農苦於重租，貧農苦於苛捐雜稅，動派附捐，以至被迫失業，流爲兵匪，造成米荒，此外向爲我國大宗輸出的絲茶每年減少下去。

總之，由於帝國主義者加緊侵略和國內封建軍閥的窺覷掠奪，中國經濟趨向衰落，特別是在一九二五年初，發展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工業發展的停滯狀態，中國勞動者不單受外國資本家的殘酷剝削，在資本國與中國採外資高壓下，也加緊向工人剝削，以圖維持危殆的企業，因此工人生活呈現空

前的困苦惡化，所得工資不敷維持生活，受雇方任意虐待，童工尤甚，一切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黑暗殘暴手段施之於工人身上，手工業工人及廠主，則因外資輸入而失業破產。農民因負擔加重以至破產流離，農村混亂貧困。商人因連年內戰不能做買賣，苛稅繁重，運輸交通不便，商業凋敝。一切士兵、學生、公務員、自由職業者，也多或多或少受到經濟和政治的束縛，整個民族在痛苦呻吟。

帝國主義者爲了操縱中國政局，不斷的挑撥起內亂，軍閥們選擇一個或兩個帝國主義者做靠山，從事爭權奪地的內戰，一九二〇年的直皖之戰，一九二二年第一次奉直戰爭，陳炯明叛亂，一九二四年奉直再戰與齊盧之戰，每一次內戰背後多有外力牽引指使，這是帝國主義加緊政治侵略的表現，它們勾結中國一派軍閥，以鞏固其在中國既得權利的權利。

這是五卅前夜中國支離破碎的局面。一個新的嚴重的民族危機擺在中國人民面前，要他們自己去解決這個歷史難題，決定自己沉淪還是解放的命運，於是偉大的五卅反帝運動，震動全世界而爆發了。

五卅運動的引火線，是燃着於一九二五年上海日本紗廠的罷工。因爲日本內外棉公司苛待工人和剝削工人最厲害，工作時間延長到十二小時，工資很少，並且利用「儲蓄金」等名義剝削工人的工資，更以「養成工」的童工代替成年男工。在二月二日，內外棉第八工廠全體工人無故被開除，四日被開除工人向廠方領取工資，日人不但給工資，且將工人代表拘捕，工人受此無理壓迫，遂一致罷工，並提出：(一)不准打人；(二)增加工資百分之廿；(三)恢復被開除工人工作；(四)罷工期間內工資照發；(五)承認俱樂部有代表工人之權等要求，皆遭廠方拒絕。工人一方面成立了「內外棉廠工會」，作爲工人團結鬥爭機關，至二月九日二萬工人開始大罷工，曹家渡、楊樹浦各紗廠七萬工人也都起來響應同盟罷工，後經各方調解，工人得到了相當勝利，二月罷工即告結束。

二月罷工給了工人階級一個寶貴經驗，要鬥爭取得勝利，工人必須團結，必須有堅強的組織，於是工人紛紛組織工會。

青島日本紗廠的工人激動於上海工人的罷工，急備組織工會，不意竟遭該廠壓迫，四月十九日青島紗廠工人大罷工掀起，堅持了二十三天，各工廠成立工會，並組織罷工委員會及糾察隊等，工人轟烈烈開會遊行，並得全體工人——特別是膠濟路工人及青島學生的援助，終於獲得了勝利，但不久

官方體從廠主要求武力封閉工會，拘捕工會負責人，工人於五月廿五日再次罷工，中國軍閥竟在日本帝國主義唆使下，派兵到工廠圍迫工人離廠，會同日兵用槍向工人掃射，結果受傷被捕者幾達百人。

四月八日福州學生爲反對帝國主義教育侵略舉行請願遊行，當局竟在美國指揮下槍殺愛國學生，死傷數十。

帝國主義對手無寸鐵半殖民地中國人民，毫無顧忌地直接槍殺，這一野蠻行動的繼續發展，造成了五卅大慘案。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日內外棉紗廠無故壓迫工人，日人槍殺工人顧正紅並傷多人，學生籌款救濟死傷工人亦遭工部局拘捕，三十日學生出賣租界講演，演說顧正紅被殺學生被捕及反對工部局所訂種種苛例（如罰捐印附加稅等），租界當局仍一意孤行，繼續大批拘捕學生，單南京路老關捕房即拘留數百人，羣衆齊集捕房門前表示抗議，帝國主義者竟令巡捕向徒手羣衆開槍，當場死十人，重傷及被捕者更多。直至六月四日，這殘殺暴行未停止，合計被槍殺和重傷者達百人以上。

屠殺激起上海人民極大憤慨，工人大規模罷工，參加者日本工廠二十九處七萬人，英國工廠廿五處四萬人，此外各種洋務工人電燈廠、電車、洋行、公司、碼頭工人等各業工人近三萬人，以及中國工廠近三萬人，展開着反帝國主義的政治罷工鬥爭。學生也全體罷課，與工人站在同一戰線上，總商會於六月三日下午令罷市，連公共租界華捕也罷捕，表示反抗帝國主義殘殺自己同胞暴行。

一切參加罷工罷市的組織了工商學聯合會，其中有強有力的上海總工會、上海及全國的學生聯合會、上海各馬路商界聯合會等，他們提出了罷工、賠款、道歉、華人在租界言論、集會、出版之絕對自由，收回會審權等，取消領事裁判權，永遠撤退個駐華日海陸軍等七十英條條件進行交涉，會前所不曾也不敢提出的條件，中國人民直接向帝國主義者提了出來，證明大衆的覺悟和爭取解放的鬥爭精神，已有了高度的發展。特別是這偉大運動，始終站在最前線的中國工人階級，表示出強大無比的力量。

上海的槍聲像警鐘一樣，立刻警醒了激動了全國人民，五卅的反帝浪潮，從上海泛濫到全國各地，帝國主義者更紛紛派遺軍隊來華，繼續在南京漢口沙基等地擴大屠殺暴行。

六月三日北京五萬餘學生作援助上海同胞的示威遊行，學生與商人宣佈

對英日外交。六月二日漢口亦罷課罷工，十一日英領事館被英日水兵向罷工示威隊開槍，死傷各千餘人，軍閥曹錕竟敢取銷罷工運動。在九江工人與英日巡捕衝突。六月十九日，香港十餘萬工人罷工要求港政府予以政治自由，廿三日廣州七萬餘工人、學生、市民舉行示威大遊行，經過沙面，英軍開機槍掃射，英法軍艦開砲助威，華死傷者五十二人，傷一百七十餘人，屠殺之慘烈甚過上海漢口，是即為沙基慘案。其後廣東國民政府宣佈對英經濟絕交，各港中國工人，全部返省，成立省港罷工委員會，堅持長期罷工鬥爭，為使英華商船變成死地，予英帝國主義一極大打擊。此外七月二日英艦在重慶屠殺華人和七月卅一日發生南京慘案。

五卅運動這事件本身，由於當時軍閥政府的屈意奉承帝國主義，而沒有好好的去交涉，由於「九七」帝國主義屠殺，及上海奉系軍閥的反動鎮壓，反帝運動受到暫時挫折而改變了另一種形式，但這一億千百萬人民自覺的偉大反帝鬥爭，不啻以血肉代價爭取自身解放，毫無問題有它的嚴重歷史意義和豐富的精神經驗。

總之已經說過，產生五卅運動的根本原因，是為了帝國主義加緊其政治經濟的侵略，中國民族感到威脅生命的壓迫，工人生活日益惡劣，因而促成反帝運動高漲的運動。另一方面我們要認得此運動之所以能普遍全國，無不世界，自有其本身的條件：

第一：中國工人階級長大。自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唐山三萬礦工罷工運動力壓迫，和一九二三年京漢路工人經過「二七」鬥爭，工人已增加了鬥爭經驗和組織力量，此後廣州香港就不斷有罷工風潮發生，四月廿五日上海四萬罷工舉行同盟罷工，而且各處罷工性質漸漸由經濟的轉變到政治的。「二七」週年全國鐵路工會即成立，一九二五年「五一」勞動節，全國鐵路總工會、海員總工會、漢冶萍總工會和廣州工聯會，起落貨工會等召集會議，產生了中華全國總工會，加入赤色職工國際，向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農民宣言，團結成一條聯合戰線，並指出中國工人階級參加反帝反軍閥的國民革命運動之重要性，會後十餘萬工人參加反帝示威遊行，自此中國工人階級已有組織的參加革命鬥爭，並成為國民革命運動中的基本力量。

帝國主義者加緊剝削中國，以及歐戰期間民族工業物興，使我國無產階級的数量和力量也大大的增加，比過去任何一次的反帝運動有組織，有鮮明的政治目標，所以五卅慘案之起成為強烈的反帝運動，不是偶然的。

第二：五四運動以後，各階級人民普遍的覺醒起來，反帝國主義已成為各階級的共同要求，在此種情勢下，國共第一次合作和國民黨改組完成，無疑這一轉變是國民黨走上正確革命道路一大關鍵，給民族運動極大推動作用。當時國民黨在其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說：「其在自強其有無民族主義，則列強之經濟的壓迫，致自國生產永無發展之可能；其在自強其有無民族主義，則依附帝國主義而生存之軍閥及國內外之資本家，足以使其生命而有餘。故民族解放之鬥爭，對於多數之民衆，其目標皆不外反帝國主義而已」。其在對外政綱中則有：「（一）一切不平等條約，如外人和借地，領事裁判權，管理關稅權，以及外人在中國境內行使一切政治的權力，侵害中國主權者，皆當取消。（五）中國境內不負責任之政府，如隨聲轉響之北京政府，其所借外債，……中國人民不負責任之責」。

國民從鮮明反帝立場。以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為指歸，並確定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顯然對五卅運動有良好影響，在五卅運動期間及其前後，在廣東國民政府統治下，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得到許多便利和扶助，因而能蓬勃發展，同時也表現出廣東在五卅反帝鬥爭中最高為持久而堅決。這是國共第一次合作得來的成績。

第三：五卅運動在中華民族解放鬥爭史中，實佔着極重要的一頁，它把革命向前推進了一大步，也可以說五卅是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前導，大革命是承繼了五卅精神而發展的，只要看五卅以後各地革命勢力迅速增漲，廣大工農便合了北伐軍動作，如上海響應北伐軍的大罷工，起義和軍閥武裝鬥爭，漢口和九江的租界，也依靠民衆運動力量而收回。

五卅運動中使中國人民更清楚認識要解除切身痛苦，則推翻外國資本帝國主義及國內軍閥實為急不容緩之事，不管帝國主義間有相互矛盾，但在革命運動威脅他們利益時，又會妥協共同屠殺革命軍衆，他們的槍口多對準中國人，上海的大鐘報（美）和字林西報（英）也以相同的調子污蔑五卅運動。軍閥們奉系也罷，直系也罷，同樣一環擁護革命勢力，這就使大革命的民衆反對軍閥的任務更同時迫與起來。

最後，我們在五卅運動中，應該記取寶貴的教訓：五卅反帝運動中初次表現了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和力量，國共攜手合作，各階級人民全捲進了反帝洪流，真正的在羣衆中顯出了反帝統一戰線，但有一些小數自私自利的人



怎樣估計上海經濟？

石西民

一、問題的發生

抗戰快要三年，上海的淪陷已有二年半的光陰，在這不算短的期間中，上海的經濟地位，經過了許多變化。這些變化是與上海本來在全中國佔經濟最重要地位，和戰前經濟的錯綜，一部份民族資本的徘徊滯市，我國政府在抗戰中對上海經濟力的減弱與經濟上的支持，和日寇的加緊進攻等因，都具有關係的。正由於這許多因素的交錯影響，一方面使抗戰中遭受極大損失的上海工業漸漸形勢頹落。上海的金銀市場，因戰事影響的積聚，又形更一食肉之心；他一方面在日寇「以戰養戰」的經濟政策下，加緊對上海經濟作全面攻勢，以至上海的經濟更向畸形的道路發展，後幾事業的繁榮，無論包括外國、外國、物產、物產、物產，都推到了最高峰，而一般民族工業却已受到很大打擊，處境一天天困難。因此讓我們面前的便有一個重要問題：便是如何樹立對上海這一特殊地區的健全經濟政策。

關於上海經濟政策問題，首先表現在兩方面：一個是關於上海的金銀政策問題，一個是關於上海的民族工業問題。國內許多研究經濟問題的專家，關於這兩方面發表了不少寶貴意見，但是一般說來，意見仍是很參差，迄今未有一致的主張。譬如以金融政策來說，有人主張上海不應有金融政策，而另外却有人主張上海應有金融政策；同樣的，有人主張政府不應維持上海的銀市外匯，而另外自不少人主張維持上海銀市外匯。以上這些金融方面舉出幾個實例。此外關於上海民族工業應否維持問題，也未嘗出結論，最近筆者讀到「星島日報」所載潘文安先生「上海民族工業應否維持」一文，才知政府應該「積極監督，予以扶植」。潘先生顯然是主張維持的一個人，這種意見是否對，等下面去作較詳細的討論，此處可以不提，不過以

今日上海經濟情形而論，三十萬萬之巨額游資的存在，四千七百餘家大小民族工業的興中（這是民國二十七年年底的數字，去年中恐尚有增加），加上日寇經濟政策的加緊，歐戰擴大後英法在遠東力量降落，這許多事實，都要求我們對上海經濟有一根本的辦法，這是毫無疑義的。站在這一立場上，筆者不揣鄙陋，隨本所見，提出以參考。

在末及正文之先，有一點是應該說明的：筆者認為「政策」問題，是不能包含到使市外匯應否維持，民族工業應否維持之中去討論的，無論維持不維持都須要有政策。換言之，外匯應否維持，民族工業應否維持，不維持，更得有不能維持的政策，這是不可混淆的。正因為如此，我們認為對上海經濟要有政策，這是必需的。事實上今天上海銀額民族工業所儲的游資和數千家工廠的存在，除非我們肯其放棄，對非有積極政策不可的，至於政策的內容如何那是另外的問題。

二、上海經濟的現狀

為了能夠比較詳細的研究問題的本質，我想對上海經濟作一鳥瞰式的敘述，是有必要的。現在我們打算分二部份來說，第一部份說上海一般的經濟情形，首先說金融。抗戰爆發以後，許多重要商業銀行的總行，至今仍未離開上海，上海各銀行的存款，不僅沒有比戰前減少，反而比戰前愈益增加和增多了。這原因是由於戰事影響，歐區有錢人逃到租界特別多，游資因此增加，再加上歐戰的影響，不僅過去由滬逃避香港的资金，大批流向上海，同時加上英國在戰時於遠東各地施行經濟統制，又引起了當地準備的資本逃離，這一方面的資本逃離，皆以上海這一特殊的地區為歸宿，因此這一統計目前上海的游資達三十萬萬元之鉅。這一龐大游資的存在，形成了今天上海

勢的狂瀾，投機的對象，包括外匯、外幣匯票、黃金證券、貨物。就是六七年來業已日趨呆滯的地產業，在去年也特別活躍。這種瘋狂投機的结果，使上海黑市外匯波動甚烈，物價劇漲不已，平民大眾的生計益陷痛苦，除了少數人發財之外，有百弊而無一利。

其次講到貿易，去年一年中上海貿易進口總數達五億八千餘萬元，出口五億九千餘萬元，竟有一千餘萬元的出超。今年第一季，江海關出超則達一萬餘元，上海貿易對全國貿易的比重，近來也增加其重要性，民國二十七年上海進出口貿易佔全國貿易總額百分之三十五左右，到去年已恢復過去戰前佔百分之五十的標準。這一貿易額的增大，是值得注意的，根據去年數字，我們細加分析，從進出口國別來說：進口方面，日本佔第一位，美國居第二位，輸出方面香港居第一位，而日本竟居第六位（其實這乃日寇掠奪中國資源的充份暴露，並非真是日貨減少），日寇所佔地位之重要是第一值得注意的。其次從輸出入貨物內容來看，輸入以棉花為最多，去年自一月至十一月，棉花進口達一萬萬三千三百萬元之鉅，其次是五金汽油之類，這些大部份供日寇在紡織工廠和軍隊之用。這是值得注意的第二點。

其次講到工業，上海及河淞地區，由於上海人口向集中，外匯購買的自加上其他種種上海所特具的原因，上海民族工業一度破產後，到民國二十七年漸趨恢復，至二十七年年底工廠數達四千七百餘家，盈利亦鉅。據說有某某個紗廠，賺錢千餘萬，棉織廠區毀壞工廠出來而有餘。至於盈利四五百萬的廠家很多，有許多工廠年底分紅有分至百多個月的，二十七年上海工業景氣的出現主要依當時抗戰後方銷路的廣大。到二十八年，由於廣州淩守後救濟更在南路登陸，封鎖溫州，切斷浙贛路的結果，使上海貨物內銷增加困難甚大，再加上政府自六月間放棄維持黑市外匯，影響也深，所以去年夏季以後，上海工業轉趨衰落。但是不到多久，歐洲爆發，市場可以擴張到南洋一帶，淞滬區交通漸漸恢復，銷貨亦多，日寇更加緊運原料，原料仍可從海外源源輸入，故漸漸轉機。不過這種轉機，基礎是非常不穩固的，首先是原料的仰給海外輸入有很大困難，這一困難一方面是因為歐戰爆發，列強忙於作戰，遠東航運減少，運輸成問題。其次外匯黑市跌，原料成本高漲，因此二者形成工廠原料缺乏的苦悶。另一方面在銷路上，如星加坡等地原來是上海工業品銷售場所，目前英政府因戰時經濟統制的加緊，已宣佈禁止三十四種貨品入口其中一大半是上海廠家主要的生產品，這樣一來

銷路也成問題，所以目前上海工業，大部份的作用是被日寇去繁就簡的，而營業日見蕭條。

第二部份，我們要講一講日寇的經濟掠奪，我們也把它分成金融貿易工業三方面來講，關於其他部門暫不舉例。日寇的金融侵略，一方面當然是繼續在淞滬區搜集法幣，套買我國外匯，藉以破壞我法幣信用，其次是設立偽華興銀行發行偽幣，企圖一舉排斥我法幣的流通。偽華興紙幣的發行至今年四月中旬止，開已達六百萬元。日寇近來正以各種方式強迫各友通用偽幣。自汪逆登台以後，所謂偽中央銀行，也在積極籌備，這表示日寇金融進攻的積極。

其次講到貿易方面江海關關稅的強迫存入正金銀行海關監督的出現和易職風潮等等，這是表示日寇對海關行政權的搜奪。除此之外，日寇對淞滬區的物資統制，正師在蘇北故態重演。例如所有積存產品，羊毛、棉花、麻、皮革等二十一種物品日寇指定為軍用物品，禁止我國人民運出敵軍盤踞區域，而由日寇一手把持。又如桐油、茶葉、蠶絲、蛋品、羽毛、腸衣等六種我國平日輸出大宗，被指定為限制物品，只准所謂有直接輸出能力的「三井」「三菱」「吉田」「安宅」「大倉」等六大廠商所組織的「華中物產輸出聯合會」有權向該區外銷之權。此外如金、銀、銅、鐵等，也不得自由外運。上海去年輸出的物產恐怕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皆由敵商經手輸出，所有輸往外國，自然亦被搜奪，即以三分之一計算，實際決不止此數。去年上海對外輸出有二萬萬元外匯，即被日寇搜去。

另一方面貿易與航業關係甚深，我國沿海各河航業，一因日寇持槍外商，二因歐戰爆發，德輪停航英法輪減少，日輪已據獨霸狀態。由這許多地方觀察結果，證明上海貿易之增加與所謂出超。內容甚可研究，決非那些把上海仍然看做自己領土的一味樂觀者所想像的那樣簡單。

其三，我們再看日寇對滬工業侵略的情形。首先我們舉紡織業來說，「八一三」淞滬爆發，當時日寇在滬紡織業有九個會社三十二個工廠，因戰事停閉，損失紗錠四萬餘，織機四千台，連其他損失，合計達三千萬元。若加上日寇所受損失和戰後復興費，共計損失大概為九千萬元。自戰局西移，日寇開始復工，二十七年三月末，便已有七十萬枚紗錠開工，至十二月已增至一百二十萬錠，被日寇控制而以「委任經營」態度出現的華商紗廠有十五

所，紗錠五十七萬餘枚，機織一千七百餘台，動力大增。到去年歐戰爆發以後，因紗價上升，日寇各廠復業格外增多，到去年十月底，機織紗錠數目已恢復到百分之九七。二、錠錠有百分之八九。七，機織機有百分之九八。六。這就是說基本上已完全恢復戰前的勢力了。

關於其它工業部門，我們試引約翰阿勒斯所著「一九三九年上海工商業」一文內稱：「日本在上海施行經濟壓力，奪去多少本埠的工商業。日本的麵粉業（包括強佔中國的麵粉業在內），營業額要佔上海全部棉紗業交易額二分之一以上。日人經營的華中絲綢公司，企圖壟斷華中的絲業市場，並在內地成立了十九個絲綢廠，由三井洋行爲該公司的樞紐，想獨霸上海絲業的出口。同時三井洋行，改組揚子蛋業工廠，用這專力去攫奪蛋業市場，壓倒英美力量。日人在上海又重振製糖工廠及榨油工廠，一九四〇年日人預備在上海南市以四百萬資金創辦甘油廠，更企圖創立一大規模肥皂廠及化學工廠，此外兩個電器用具製造廠，已在進行中。所以上海工商界直接間接向日本交易以及上海本地工商界向上海日人交易，他的總數，竟超過上海全部進出口數量的二分之一以上」。從這一段外人的文章中，也大略可以看出日寇工業侵略的一斑。

上面從上海一般的經濟狀況說到日寇的加緊掠奪，我們能够作出什麼結論來呢？簡單說不外是：一、金融方面的畸形繁榮，加速了上海廣大人民生計的貧困，加速了日寇對我經濟進攻的程度。民族工業的前途已走到困難的頂點，苟且偷安已不可能。二、是日寇在各方面佔據絕大的優勢，這一優勢的獲得，是以軍事政治的侵略力量做後盾，是以歐戰爆發後英法在遠勢力減弱做基礎的。

三、我們要不要維持上海經濟？

我們不要維持上海經濟？回答這個問題之先，必須先解決一個期間的問題，便是什麼東西是決定維持與不維持的標準。我們認爲這個問題，應當是對抗戰有利還是有害，或者是說利多還是害多。對抗戰利多，必然應該維持，假如對抗戰害多，就無須去維持。所以抗戰的利害應當是決定維持與否的根本所在。

拿金融方面是否應該維持黑市外匯一而論，主張維持的對面說起來可以成爲三點：第一上海租界是英美法各國在華經濟勢力最要緊的根據地，

是中國與各友邦各租界通商上極重要的一環，外匯自由買賣之保持與否，在中外關係上有相當重要性。第二上海有五百萬人口，其中有四百八十萬是中國人民，自上海成爲孤島以後，這四百八十萬人實際生活所需，多數仍賴依賴海外，如果消滅黑市，對投資者打擊，或反比對這四百八十萬人的打擊更小，投鼠忌器，不能不熟權利害。第三是維持黑市足以抵制日寇貨幣進攻，不維持容易發生影響。這三點是維持論者的理由，以我們眼光看，這三點理由是不充分的。具體說來，我們不惜以大量實資的外匯基金，在上海去填日寇和奸商，投機家的慾壑，對於英美法自然是有利的，因爲中國法幣外匯的維持和自由買賣，可以維持他們在華經濟上的利益。可是我們應該明白，對「友邦」客氣便是損失自己的外匯基金，使大部有用的外匯不能請抗戰之用，而來爲他人「從火中取栗」，這是應該的嗎？當然不應該的。其次所謂顧慮上海人民生活一層，我們更要知道，政府維持上海黑市一年有餘，所謂不貨，除掉少數大財團乘機買外匯發財外，有些什麼結果？上海固然是弄得窮窮極極了，但是上海那批有錢的人，究竟對抗戰幫助了什麼？何況近來上海的情形更明白，政府愈維持「黑市」，投資者愈加熱鬧，物價愈漲，下層人民生活愈苦。所以維持黑市，對廣大人民不但沒有好處，而且間接增加他們生活的痛苦。第三說以維持黑市外匯來保障法幣信用，使日寇破壞法幣信譽，不易得逞，這也片面的理由，去年六月之所以放棄上海八便士黑市外匯標準，後來又放棄六便士的水準，不就這有日寇企圖關係在其中嗎？在上海這一個華洋雜處又是我國統治力量所不及的區域，來維持黑市外匯，我們有多大實力担負得了呢？

事實上到最近上海金融風潮的爆發爲止，客觀的情形已顯然地告我們，對上海的金幣政策要重新檢討。政府將近一年來的對上海金融政策一方面而是降低黑市匯率，但仍使它在在，而暗底維持，另一方面是月餘抽收法幣辦法，封鎖漏卮。這主要的如去年六月下旬的第二度限制現存存款存款少提撥，七月起，又將儲蓄制度加以變更，讓使法幣凍結，市面增加對法幣且不能購買外匯的區劃通貨，這種種辦法，到今天終於因上海的特殊，我們統治力的薄弱，而無法完成理想目的。限自是存的不符根本取銷投機已有事實證明，現在可以勿論，就是種到票的貼水，也漲不已，最高時曾漲到三百元以上，更政府銀行不得不而不平準。這樣的結果區劃與法幣可分得效，更被自然法制止了。這種事實告訴我們，想以種種行政辦法來制止

假使而維持黑市是不可能的。就是這樣維持可能，對我們也只有害處而無益處。

再說到民族工業方面，主張維持的人第一個理由說這是國人的資本，用國人力所經營的，所以應該維持。但是我們從上面第二段的說明中可以看出今天上海的民族工業，其原料的來源大部份是取給外國甚至有一部份還運仇貨，所以在嚴格意義上說，它已經上買辦性。第二個理由說上海四百八十萬人口和淪陷區同胞需要國貨，這一點上面我們也講過，半淪陷區人民的需要上說，上海廠商的出品雖然原料不是國貨，總比用仇貨好一些，這當然不是厚非，可是站在抗戰利益上講，這是繁榮淪陷區，正是今天日寇所最盼望的，是我們萬萬不願維持的。所以維持論者儘管說利多害少，我們却認為害多利少。

同樣的我們指出，今天要維持上海的工業，也是有事實上的困難的。主張維持的潘文安先生就提出這樣三個辦法：（一）上海民族工業由政府嚴格監督；（二）內地限制對淪陷區放款；（三）政府應予上海工廠以資金的接濟。這三點，首先在目前上海，政府監督是有事實上困難，這就不容易實現。其次上海游資中，已感太多，今若再放寬區域的限制，在目前貨幣購買力，內地與上海相差甚巨情形之下，資金恐將更集中上海，因此使上海的投資活動更高漲。再說資金接濟，內地工業發展在需要資金，若說要使內地可投於生產事業的資金去維持直接無關係的上海工業，便是說不通的，尤其在目前上海物品的大宗不能輸入內地反而輪到淪陷區去之情形下，更不能做此無益抗戰的投資。

更進一步說，目前上海民族工業的主要危機是在日寇斷絕原料，設廠競爭和種種壓迫方面，這些困難決非資金接濟就能解決的。我們並不是說上海民族工業，不過我們深深感覺到有一批民族資本家，不願投資後方，將工廠遷移內地，來支持抗戰建國，一味苟安上海租界讓旁人在流血，自己去發財，這是無論如何講不過去的。何況目前，在日寇壓迫下，不思採取積極奮鬥的道路而幻想政府來援助他們發國難財，這尤其不應該。

根據上面分析的結果，我們的結論又很簡單，無論維持外國黑市也好，維持民族工業也好，這都是不必要的，因為站在抗戰的總利益上講，維持的結果是利少害多。同時事實擺在我們面前，日寇有軍事政治作依據，我們在上海統治力薄弱，就是繼續維持它，也無法取勝日寇，反而被日寇利用，而

且也不能挽救其淪落。

四、我們應該有什麼政策

維持是不必要的，但是為了鞏固我們對敵的金融防禦力量，動員龐大游資和民族工業參加抗戰建國事業，我們對上海應該有健全的政策。

這種政策在金融方面，我們要做到動員龐大游資到後方從事生產事業。怎樣來促成它呢？政府幫助他們向後方進行投資。保障他們投資的權利與穩妥。在必要時政府可以採用半強迫手段借用上海銀行中的存款。在外匯方面，上海是一個大漏洞，我想我沒有必要再講，第三國乃至奸商投機者去維持外匯的必要。法幣的信用不一定要以維持黑市來保障我，要健全的發行制度和激發人民愛國心來維持它。同時特別值得提議的，今天在淪陷區投機的巨額，主要還不是那批速官商人，只要那批人不知法犯法，只要對這批人的投機有嚴厲取締，這便可以使投機減少，使游資容易流回後方。

這種政策在工業方面，我們應該強固民族工業集中上海的危險和沒容出路，我們應該以民族大義資其遷回內地，我們更應在資金方面切實幫助他們的遷移，只有這樣才是生路。

最後我們要特別指出，假使說抗戰以來，上海是一個半獨立半淪陷的上海的話，那末自從歐戰爆發以來，這種獨立性是在一天減少。上海的經濟，目前正跟着英法政治經濟勢力的退却，日寇政治經濟進攻的加緊，而日益向殖民地型的經濟途線發展。這是我對估計上海經濟的中心環節，徘徊上海的有錢人和工業主，應該看清楚這一趨勢的發展，為了民族前途，應該知所覺悟，增加勇氣，毅然擺脫這一危機的陷阱。倘若沒有覺悟，缺乏艱苦奮鬥的勇氣，那末只有拜倒日寇木屐之下一條路，可這是一條滅絕的絕路啊！

全國人民應該堅決的担負起自己是中華民族一分子的責任。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首先是他們自己的事情，他們應該為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政治路線而奮鬥，不讓國內外的敵人破壞我們抗戰建國的偉大事業。他們在參加政治鬥爭中，應該像他們在參加軍事鬥爭中一樣，提高他們的政治認識，擴大他們的團結與力量。

——洛甫



英國的戰時經濟

漢夫

歐洲戰爭，是帝國主義戰爭。這次戰爭，進行了已經八個月。它不僅使交戰國的金庫財力耗盡，更引起了很大的變化，更重要的是，它使這些國家的人民的經濟生活，起了急劇的變化，沒有一個人不受到戰爭的影響。

以英國而論，在去年九月初對德宣戰前後，就在金融方面，採取了若干重要的步驟。這裏，最主要的是：

一、提高銀行利率。原來，英國銀行貼現率是二厘，現在則提高到四厘。這一措施的目的，一則在於收縮國內的通貨，金國藉此抑制國內的物價高漲；一則在於防止提出外資，使國內的黃金。緊接提高貼現率的提高，市場上各種利率，也都隨之而上漲。而短期利率，更是如此。竟由一厘增加到三厘以上。

二、停用外國匯金。這其目的，當然仍為保存現金，防止外流。但是，這樣一來，英鎊匯率立刻受到影響，而不能不使原定匯率失效，而大大的跌落。最初由四·六八美元降至四·三五，隨即降至四·一五。最低時達四·〇二。而法國則會達一七四法郎。當然，同時金價反比例的上漲，曾達以一六一先令，購純金一盎司。英國銀行發行局的金準備，原以純金一盎司值一五八先令，戰後官方規定為一六八先令。以一九四〇年二月份最後一週英國行所規定的每日匯率來看，美匯為四·〇二五，法匯為一七六·五。而由於英英商銀行停用匯兌基金，匯率跌落而失穩，瑞典、芬蘭、挪威、南斯拉夫、比利時、荷蘭、瑞士、丹麥、日本等國，相繼脫離英鎊集團。而英鎊集團，已成了大英帝國集團。

三、登記外國證券。英國財政部頒佈法令，規定凡本利以美、法、比、加、荷、瑞士、荷、挪、瑞典等國貨幣支付之證券，一舉應向英國銀行登記。逾期不得出售或贖。其目的在於必要時得由政府備假收買或借用。據估

計，受這項法令影響的證券總數約在十一萬七千二百萬鎊。在英國一地可以動員的證券，即值十萬萬美元之多。

四、充實匯兌基金。英政府雖停用匯兌基金維持匯率，但仍在一定條件下，即政府管理之下，供給外匯。曾即命令凡在大英帝國居住之人民，持有金幣兌換外幣者，都應往來銀行供給財部。而官方收買價格，依照每日英國銀行所公佈的市價計算。戰時儲蓄輸入許可制，減少非必需品之輸入，並國務院力圖促進輸出，奪取德國市場。凡此種種，都在節省外匯需要，增加外匯供給。最後，又命令英國銀行發行局的金準備二六三，〇一〇，〇〇〇鎊，以價格每盎司純金值一五八先令計算，輸入外匯基金。由金前總金價之提高為一六八先令，該項金價已值二七八，九六五，二二八鎊了。因此，為了維持鈔票發行，又將保證準備銀行額由三萬萬鎊提高到五萬八千萬鎊。現在，英國匯兌準備基金已達六萬萬鎊以上，其中三分之一存在美國及加拿大。而英國銀行現空準備額，却只剩了六十九萬鎊的幾等於零的數目了。

五、加強外匯統制。如前所述，英國自停用匯兌基金後，匯率不穩，不僅物價大受影響，一般人民對英鎊的信心，也受影響。政府又不得不在嚴格管理下來出售外匯。政府規定，凡購買外匯，須經主管機關核准。外匯用途限於戰前交易之必須清算者，合理輸入之必須結債者以及合理旅費必須支付者，特別拒絕外人提取存款，並暫停延期外匯交易。而外匯的買賣，暫由廿二家股份銀行，特定殖民銀行，經營外匯諸銀行辦理，以集中於英國銀行。這辦法實行後，曾將英鎊匯價一度穩定於四·〇四的水平，而黃金價格亦穩定於純金一盎司值一六八先令。但是，由於外匯的嚴格限制，黑市匯兌價格的猖獗起來，因此，英鎊市價屢次跌落。

六、英法締結金融協定。這協定的主要內容是：一、戰時經濟時期，英法匯價不得變更（現在相當穩定於一七六·五），二、平均分派資金與美元

之便利，三、雙方對平衡物價密切合作。四、雙方分擔債務。而這項協定有數期至最後約定期限六月為止。

英法兩國政府在會議中所採的這些措施中，我們可以知道，其中心目的，在於經過政府的監督和限制，把一切可能的國外購買力保存和集中起來。這對英國經濟的穩定，是特別重要的，因為英國需要向美國購買軍火。這的不說，例如英法政府向美國定的一千四百五十架飛機的定單，包於二月前交貨。而該兩國已付了五千架的貨款，已交的貨，還只有一千一百架。此外，英國的糧食，絕大部分要靠海外的輸入，而英國工業的原料，也同樣的非靠國外的輸入不可。英國為了支持戰爭，支持長期的經濟的戰爭，當然要決定實行能保障它的國外軍火，糧食和原料供給的金融政策，而其中最主要的，自然就是制止現金外流，而使政府有一筆鉅大的國外購買力在掌握中，可以隨時應用。但是，所有這些金融上的辦法，只是對英國政府所進行的帝國主義戰爭有利，對人民是有百弊而無一利的。本來，這是不足為怪的。戰爭的進行的階級性，決定了戰爭的本質，而這個戰爭的本質，就已決定了在為了這一戰爭而採取的一切和任何的措施，都祇有對進行的階級有利，而對其他階級有害的。例如：停用匯兌基金，讓英鎊價值自處於一定的水準，因此而匯價跌落，一定引起物價高漲的結果，也就使人民生活益加困難。又如，統制輸入，減少非戰爭必需品的輸入，同樣會影響到物價的上升。這不過是舉很少的顯著的例子而已，實際上，這和以戰爭為中心的金融政策對人民的不利，是還很多很大的。更須着重指出的是，英國政府的戰爭金融政策本身實在包含着不少矛盾的。這些矛盾，正在減弱了進行的階級的預期結果，削弱了它們的自身的力量。比如：以提高貼現而論，影響到市場上各種利率的上升，結果，正如英國資產階級貨幣金融家埃齊格 (P. E. Ziegler) 所說：「提高銀行利率的結果，徒使國庫券發行成本與軍需品成本等大為增高，實為益形甚微，失業形增加，並凍結金邊證券市場，使貼現市場及銀行業均蒙重大損失，凡此皆無法予以抵補」。工業發展，將因成本增加，資本家利潤率降低而受阻礙，而商業也因金融週轉增加困難，且商品價格增加而見萎縮，這些都是對資本家也有不利的，至於貼現市場和銀行業的損失，更非資本家所甘受。但是，不要忽視，這些一切的損失，祇有以加緊剝削工人與一般勞動者來取得補償。就是這樣，也可見資產階級對戰時金融政策的妥協和，和它對工人階級所施的殘酷剝削。至於因匯率不穩而引起的對英鎊債信

的補償降低，是市場崩潰所引起的事務波瀾和對政府辦事失去信心。若必要的原料品的不能大量輸入，因此而影響到工業生產能力的使用，因為這，更加上物價高漲以及海外運輸受海難影響的困難，而使出口並不能如願以增高，增發紙幣，以及英國銀行發行現金準備的幾等於零，在低利率金邊證券到紙幣的價格和信用，英鎊集團的解體，削弱了英國在金融上的地位等等，也都是值得注意的問題。

總之，英國戰時金融政策，是以持久和擴大歐洲戰爭為中心的。它企圖對能收到重要的效果。但是，它本身却又包含着極極預期的工業的萎縮，削弱着金融資本家國內外的地位，這只有在這個政策所給予勞動大眾的貧苦困難之上，更加一層金融資本家受這政策的重大損失，而到這裏來取價的加緊剝削的後果。這就是英國戰時金融政策所給予各階級的壓迫和間接的影響的概述。

二

現在講到英國的戰時預算。

英國對德作戰，是需要龐大的軍費的。在英國的「經濟學者」(一九四〇年一月六日號)有這樣一個表，說明着各個時期和各該時期內每日平均的軍費消耗數：

時期	軍費消耗總數 (單位：百萬鎊)	每日平均數
八月十九日到九月三十日 (共四十二天)	一六三.〇	三.八八
十月一日到十月二十八日 (共二十八天)	一一〇.六	三.九五
十月廿九日到十一月廿五日 (共二十八天)	一四二.七	五.一〇
十一月廿六日到十二月卅一日 (共三十六天)	二〇八.九	五.八〇

而在十二月十六日前的三星期中，每日平均數為六.三三億鎊(前表最後一項每日平均數為五.八〇鎊，較此數為小，是因為十二月最後一週是耶穌聖誕假期)。該週刊說：「以這個每日支出率來計算，每年還需要二,三〇〇萬鎊的，而預算總數將達二,五五〇萬鎊」。如果在戰爭開始後

的最初四個月，每日支出率是六百萬多，而這時，供給部還剛在組成時期，還沒有兩個年級的兵，奉召入伍，空中戰爭還未開始，陸地上的戰爭簡直未開始，價格高漲還剛見到，那麼，要再經過三個月才開始的預算財政年度中，每日平均率，將是多少呢？如果我們假定說八百萬鎊一天，也許我們還覺得是犯了太謹慎的錯誤。但是，就是一天支出八百萬鎊，一年的總數，也就已經要三，一七〇百萬鎊了；九百萬鎊一天，一年就要三，五三五百萬鎊了；一千萬鎊一天，一年就要三，九〇〇百萬鎊之多。也許要到一九四〇——四一年，才會到這個最高額（除非物價上漲得飛快）。但是，要超過其中的最低額，是幾乎一定的了。

在北歐戰爭英方失利後，前財相西門於四月廿三日在下院提出的新預算，曾界說為「英國歷史中最驚人的預算」。原來，英國預算中的開支項，已達廿五萬萬鎊，而「西門要求的款額至為龐大，約在廿萬萬至卅萬萬之間」。遺憾的是，我們從現有的材料，並不能知道這筆款項究竟有多少，用軍事上的有多少。不過，就以今年國家總收入將達六十萬萬鎊這個數目說來，也已經超過十萬萬鎊一天，而達一千六百餘萬鎊一天了。當然，目前的現匯率（三·五）來算，英國打一天仗，要消耗一百一十萬萬元法幣。如果將國家收入中直接用於戰爭的數字，估計為四十萬萬，每天平均也就是一千萬鎊了。其數目，也仍是極驚人的！

這樣龐大的預算，將怎樣籌措呢？「將由公債及稅收兩方取得之」。今年度將以增稅及發行公債之方法，籌得二十六萬萬六千七百萬鎊，此數將為今年國家總收入六十萬萬鎊之百分之四十二。這其中，約增稅的方面，又可以分為下列五方面：（一）所得稅，（二）間接稅，（三）附加稅，（四）過份利得稅，及（五）地產稅。

所得稅在過去是每一英鎊納稅七先令。在這種情形下，納稅情況是這樣：每年收入在二百五十鎊以下者，共納四萬五千萬鎊（佔總額的百分之四十三）；所得在二百五十鎊至二千鎊之間者，共納二萬五千萬鎊（佔總額的百分之廿四）；所得在二千鎊以上者，共納三萬七千萬鎊（佔總額的百分之三十四）。從這數字可以看出，所得稅的大部分，是由每月所得在二十一鎊以下，每週收入在五鎊以下的人民的。而這部分恰恰是工人、農民和一般小職員。西門財相在提出新預算時，說此後所得稅將由七先令增至七先令六便士，即是增半先令，或原有的所得稅的十四分之一。這樣一來，單靠所得

稅的增加，總可以多得八千萬至一萬萬鎊之多，但這些當此物價飛漲，失業嚴重的戰爭時期，六便士的增加，已足使一般人民，尤其窮苦大眾，工人所忍受不了，又豈時苦過天的了。就是英國「經濟學界」上也要說「每週納七先令六便士，增加了六便士。這對許多人民，使他們比空軍至今空軍進行而未進行的大戰，在國內大了起來」。這話是在一月份說的，從這話裏，可以知道這對人民能直像一顆炸彈，感到異常的震驚。此外，並提出已結婚之男子而無子女，每年收入在三百鎊以上者每年應納所得稅五鎊，年入四百鎊以上者，應納三十鎊十二先令六便士，年入六百鎊以上者，應納稅九十二鎊十六先令又三便士。政府將以此項所得稅及其直接稅，在本年內籌款四百二十五萬鎊，在全財政年度內，籌六千一百七十五萬鎊（中央社會救濟四月廿四日路透電）。這又毫無疑問的，也是大部分落在勞苦大眾身上。結婚而無子女，要特別納極重的所得稅，結婚而有子女，則日常原本就不夠。真想把勞苦大眾夾在魔鬼與深淵之間了。

間接稅，是指對於酒、烟等物而言。這部分稅，幾乎全部是由勞苦大眾，特別是工人負擔的。工人勞苦終日，工後疲乏已極，唯一的消遣，是到酒樓，那麼大部分是去酒樓和酒。西門財相在新預算中，關於這些間接稅，是怎樣報告的呢？增加了多少呢？他說啤酒稅每瓶增加一便士，威士忌酒每瓶增加一先令九便士。啤酒稅自四月廿三日起增稅，每年的啤酒稅可達一千八百萬鎊。火酒亦從四月廿三日起增稅，每加倫增十五先令，連前每加倫共徵稅九十七先令六便士。至於煙草，每磅增稅四先令。火柴每大包課稅五十便士，自四月廿九日起實行，每年之收入，可達四百萬鎊。此外，對電話、電報、郵費的稅或費，也有增加。電話捐較前一律增百分之十五，公用電話自五月一日起實行，電話租費自五月七日起增加，私用電話捐，較前增百分之二十五，自七月一日起實行。電報捐自七月一日起實行，較前增百分之廿五。對於國外電報電話之增稅問題，因其使用以戰爭而限制，故未議及。至於郵費，則國內郵費增一便士，國外郵費增半便士。

附加稅，及地產稅，數目原本就不大。這些稅原本是主要的由富有者所納，但是，在過去也好，在西門關於新預算的報告中也好，我們還看不到什麼認其增加的辦法。我們只看到這樣幾句話：「關於附加稅，以前之規定，為每年收入在二千鎊以上者應納附加稅。今後將以一千五百鎊為標準。」（同前電訊）

最後，關於過份利得稅。原來，是以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間作為基
本年份，以估計過份利得，而課以百分之六十的過份利得稅。就是這樣，還
允許新成立公司得除去百分之六的股息，而那些在戰前年內過了經濟危機的
公司，也准於先行除去百分之六的股息，一九三六——三八年，是上次大戰
以來，利潤最高的年份，除去百分之六的股息（這數目已很可觀了），再
課以過份利得稅，也並不算重，也並不能算對富有者的課稅的特重。而且
，戰爭前及開始以後，單靠工業的利潤是很大的。比如，羅卡納鋼公司在
一九三七——三八年就獲利二百萬鎊，股息高至百分之六十二。五，而去年
僅有百分之五十之多。政府並未限制鋼鐵業的利潤。特別在開戰後，政府
和各工業廠家訂貨，總是在貨價之外，予以百分之十的附加利潤。他們叫這
種做「貨價附加」（Cost Plus）。這樣，這筆富有者們，一手納稅，一手
又以高利利潤或「貨價附加」撈回來，不相撈回來，這撈得比從前還要多了
許多。再回頭過來，不若西門的新計算，對這過份利得稅說了些什麼，決
定了些什麼呢？他說：「關於過份利得稅，若將過份利得作為股東之紅利，
未免有損其價值，最好能用以援助工業，在戰時為工業之補助，在戰後可作
為工業之復興費用，」將此款分至股東之手，彼等必以購買貨物，故予主張
實行限制公司之紅利，其意蓋在紅利之分配應以戰事爆發前五年之數目為
標準」。西門一點都沒有說到過份利得稅，而只是以友誼的地位和態度，勸
導公司勿分過份利得，而以之用來資助戰爭。這真使人不知此項稅為什麼也
像其他直接而稅似的，提高起來？

總之，西門所提出的「英國歷史中預算的預算」，單依增稅總與今年之
增稅，可達一萬萬零二百萬鎊，而通常之稅收則為一、一三三、〇〇〇、〇
〇〇鎊，所以，今年的總稅收，將為一、二三四、〇〇〇、〇〇〇鎊。政府
方面並擬在本年內開徵購物稅。除此而外，當然還須發行鉅額公債，才能籌
足二十六萬萬六千七百萬鎊，究竟要發多少公債，還不知道，但是「在目前
全國金融凋敝之秋，公債之發行與稅率之增加，同樣困難」。最近政府所
發行之戰債三萬萬鎊，成績不佳，即為明證」（中央社倫敦廿一日合衆電）
。而「今年之稅收似已由直接稅（若所得稅附加稅等）轉向間接稅之趨勢
，間接稅均係消費者所交納，而中下階級之消費者，在國內則佔絕大多數」
，而它的「影響將及于每一男女公民，結果必將令人深惡痛絕」（中央社
倫敦二十日合衆電），已是公認不諱的事實。那麼，這個新預算的困難，

也就是內閣在財政問題上的困難正多，而無論怎樣的戰時預算，錢總不出增
加預算，也就都逃不出增稅和發行公債，也更是對中下階級，首先是工人階
級，增加負擔。

二二

斯大林同志說：

「把國家的經濟轉放在戰時經濟的軌道上，這是什麼意思？這就是說，
使工業趨向於片面性的軍事方向，儘量擴充與人民消費無關的戰爭所必須的
物品的生產，儘量壓縮生產，特別是那些在市場上供給人民消費的物品的生
產，——因此，也就產生了，縮小人民的消費，任國家陷入經濟危機之中」。
戰爭開始時，英國政府，就將有關軍事企業，加以統制。其中主要的
是，主要的鐵路網，由運輸部召集鐵路及運輸人員組織執行委員會，對鐵路
加以統制。當然，參加這個委員會的，全是這些鐵路老頭子，無非是經過這
個組織，使政府更能便利的來利用鐵路作軍運。此外，供給部統制了若干軍
用及工業之動非冶鐵五金、鐵、鋼、木材、絲、人造絲、紙、皮、工業用酒
精，而鐵道部則統制煤的供給及煤的價格的規定，貿易局則管製造業。至
於戰爭以來，各軍事工業的生產，數目多少，因為從去年九月歐戰爆發後
，英當局即停止發表生產數字，不能知其詳。我，只可以從各重工業及一切
與軍事有關的工業部門中，失業者的數目，已逐漸減少，知道這些工業部門
的生產，一定是增加了，而從一般消費品生產部門中失業者的增加，又可以
知道這些部門的生產，一定是在減少（關於詳細數字，請看下面失業一段中
的數字）。這，完全可以說明斯大林同志對戰時經濟的論說的正確，和說明
英國已經將國家的經濟，轉放在戰時經濟的基礎上了。但是，我們也不要忽
視了英國工業在戰時的嚴重困難。這裏，最主要的是原料缺乏和勞動力，首
先是熱練勞動缺乏。英國「經濟學者」公開承認「限制木材進口，固然會對
我國製鋼的能力，增加壓力」，「鋼鐵的缺乏，仍然在引起困難，在有些
地區，竟不得不減少鋼的生產」（見該刊三月二日號）。在重工業中極重要
的製鋼業方面，有此困難，那麼，由於戰爭擴大，運輸危險，而比、瑞等供
給英國的國家之輸入戰爭，以至走入德國的懷抱，而增加了重工業必要原
料的輸入困難，其他工業部門，也一定或多或少的不可能通用其全部生
產能力的情形。其次，由於不少熟練工人被徵入伍，由於許多非軍事工業

工人的移入這些工業，更加上疏散等原因，工業，首先是軍事工業部門中，雖然感覺到勞動力，首先是熟練勞動的缺乏。當然，也不能不指出，戰爭爆發後，各業，特別是重工業中，迭次發生工潮，雖然要求增加工資等改善生活的條件，但不能否認其反戰的意義。這些工潮（詳細數字見後），在去年十月間，使廠方損失一〇二、〇〇〇工作日，十一月損失一三二、〇〇〇工作日，十二月損失三六、〇〇〇工作日。這不能說是英國軍事工業在戰時生產中遇到的極嚴重的困難。

不管英國工業有多麼大的困難，顯然的，在戰時，工業的利潤是有增無已的，特別是軍事工業。不錯，在戰爭爆發之初，由於勞工人手調動，物價突增，稅額增加，看來有若干工業部門，似乎利率減少了，但是，這只是暫時的表面的，因為不久，工業生產就調度到適應戰時情況和條件，而利潤也隨之上升。據英國「經濟學者」三月二日號每週利潤報告，有五十二家企業的總利潤，較一年以前增加了百分之十，純利潤增加了百分之五。據三百二十六家企業到一九四〇年初的報告，它們的利潤較一年以前，也增加了百分之七。雖然它說純利潤減少了百分之二·五，但是，這只是要求加緊剝削的註脚，而決不能表示在戰時，工業生產不賺錢。

歐戰爆發後，英國政府就對農業採取了若干措施，主要的，當然集中於增加生產及運輸問題方面。最初，希望一九四〇年春季能多產一百五十萬英畝，並調在機器，種籽與肥料發出前，農人應多整草地。原定每畝新整地由政府佔二英鎊的辦法，延長至去年十二月底止，同時更將限制生產出品法令，一概取消。而在運輸方面，着重的是由政府加以統制，以適應戰爭的需要。經濟學者（二月十七日號）說：「戰時立法已根本的影響到農民在各種農產銷售法令下所成立的銷售機構。審判銷售局已由糧食部接收，對於過額耕地的稅已取消，豬及雞肉銷售局的工作已大大減少，而轉移給糧食部的各公司了。小麥委員會仍存在，雖然國內麥價現已由糧食部加以統制，其他各農產品價格由該部加以統制者有飼料、蕎麥、燕麥、牛油與雞蛋」。到十二月一日，對油類的價格統制停止了，到了今年一月十五日，糧食部又成爲一切油類產品的唯一購買者，它依規定價格購入，而這個價格，是較戰前時期價格爲低的。到去年底，農業戰時經濟，大概情形是這樣：統制飼料及主要農產品的價格，統制畜類的銷售，設法增闢耕地，對某些食物採按量分配辦法。

這些辦法實行的結果怎樣呢？

首先是農產品，尤其是糧食，已完全由大公司的資本家所控制，農民已沒有自由規定價格的權利了。農業的統制，和工業不同，工業在戰時統制，仍是企業家統制的，而農業則完全由管人口的工業資本家控制了。三月二日號的「經濟學者」說：「各種糧食的統制者，主要的（雖然不完全是）是管入口的大公司裏找出來的人們。農民會遺憾，農業又被剝奪了大發橫財多工業已經獲得的自治的權利了——規定自己的售價和利潤了。農民已被迫着按照低廉的規定價格出售農產品，而以極高的價格購進工業品和入口的飼料及其他物品了。」

其次，農產品的生產，並沒有按照預期似的增加。「在農業生產方面，糧食部的成就，要比銷售方面差。戰爭爆發後的前個月中，飼料供應缺乏，不管應由那一部負責，都是政府欠條準備的悲慘的例證」。這，其結果，豬及家禽是減少了。另外一個使農業生產不能增加的原因，就是缺乏勞動力。這是因爲有許多壯丁農民，都被召入伍，而去沙場送死，田園中的人手，當然就缺乏了。同時，也就是說，在勞動力缺乏之下，農村勞動者，對已增加了勞動的負擔。

就是這樣，農民及農村勞動者的生活情形，從上述兩點中，也可以窺見一些，而金融資本家們還嫌農民及農民「糧食」的不夠，現在說，在戰時，對農業的壓力，應以整個軍事和經濟的情況來評，而「不能以農民的利益來決定」。那末，在戰爭中，農民的命運，已可見一斑了。

最後，講到英國的戰時海外貿易。歐戰爆發後，當局即由貿易局設立統制。我們知道，英國的糧食絕大部分依靠輸入，而工業原料亦復如此。它的輸出雖大，但終是個入超國家。在戰時，由於海運，由於運輸困難，特別是戰區擴大到北歐及荷比，大大的影響到它從這些國家輸入工業原料及糧食的進行。我們只有到去年底止的海外貿易數字，可以看出戰時海外貿易的一般趨向，但還看不到戰局擴大後，對英國海外貿易的嚴重影響。對戰前戰開始後戰前的比較數字如下，以供參考：

(單位：四萬鎊)

一月至八月	一九四〇年	一九三九年	一九三八年
出口	1338	1239	1238
進口	1238	1239	1238

輸入	619.5	635.0	-1.7	368.0	279.9	-7.9
輸出	305.9	513.8	+2.2	163.9	123.2	-21.6
淨輸出	42.4	36.3	-14.3	19.1	9.8	-49.7
總計	349.3	349.9	+0.2	183.0	134.8	-26.3
入超額	7.282	285.1	-4.1	120.0	145.1	+20.9

總之，總計說明，主要的只有一點，就是，不要被這些數字所迷惑！

歐戰開始，英國也好，中立國也好，物價是漲了。而且，在英國戰時統制外匯，和輸入中，輸入的數量，是減少了。總說一句，英國在戰時，海外貿易一般的萎縮了。不論輸入還是輸出，數量大概都已削減了。『經濟學者』在比較一九三八及一九三九兩年的海外貿易時說：『輸入價值的相當大的增加主要的是由於物價高漲。不論輸入還是輸出，看來量的方面，去年十二月不見得比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來得多。至於輸出的增加，也許部分的是由於因戰爭爆發的延期運出。以今年而論，輸入及國內輸出，其價值和一九三八年比較起來，減少了百分之三。七及六。八。』去年如此，今年還幾個月來的情形，當然只有更較嚴重。

四

英國戰時物價的高漲，可於下表見之（『經濟學者』指數）。

英國物價指數（一九二七年為基數一〇〇）

總計	三九年八月三十	四〇年一月十六	四〇年三月三十	四〇年四月十三	四〇年五月廿七
糧食及肉類	63.9	83.9	83.7	87.1	87.2
其他食品	61.1	79.8	79.7	81.5	81.5
紡織品	54.3	79.7	77.1	76.7	76.5
礦產	83.4	111.1	110.9	111.5	115.0
雜項	77.6	87.1	88.1	101.0	100.8
總計	70.3	82.4	91.9	91.9	91.9
一九二七年（一〇〇）比較	28.8	127.1	123.5	123.5	123.5

這裏，值得注意的是，同樣是漲，但此意義却不盡同。比如糧食及肉類，其他食品，紡織品以至於雜項，都是一般人民生活所必需，是影響到一般人民的生活的，而礦產價格的高漲，如銅、鐵、煤之類，均表示出工業資本

家的利潤的。因為，礦產的人民的消費，已受到限制，它們的主要的購買者，是政府。這裏，可以看到重工業，與軍事有關的資本家的利潤，除了直接剝削工人，又從政府高價購買礦產中，添了一層間接剝削。

從下表（根據『經濟學者』二月十七號而簡略了的）更可以看得出當時食用必需品價格上漲的速率，遠超過重工業產品的速率。

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日至一九四〇年一月九日間的漲價價格

英國小麥	百分之七十三。五
可可	五十七。二
蔗糖	六十三。七
煉糖	五十七。二
美棉	六十七。六
埃及棉	六十。六
三十二支棉紗	五十三。五
二、上漲在百分之二十五至五十間者：	
英國燻肉	百分之二十五
咖啡	二十七。七
棉布	二十七。八
麻	四十五
英國樺木	四十一。七
皮革	三十五
燃料油	四十
三、上漲在百分之二十五以下者：	
生鐵	百分之九。一
鋼條	六。八
德爾漢瓦斯煤	一四。二
紐克度煤	一三。一
洋鐵	八。八
水門汀	九。八

隨着戰時物價的上漲，生活費一般的上升了。現在將英國勞工階級的生活費指數列下：（以一九一四年七月一日為一〇〇）

1939	1938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平均
155	139	155	157	156	154	156	155	159	156	155	165	160	173	158

在戰前，生活費指數常動盪於一五三——一五六間。從去年九月到底，增加了百分之十二，指數從一五五升到一七三。衣服價格指數漲了百分之二十，食品增加了百分之十四，燃料電力增加了百分之七。

但是，一般勞苦人民，首先是工人所遭受的戰爭痛苦，除了以上各點外，最主要的，還有失業。這是對工人最大的威脅。這不僅在於失業者本身的困難痛苦，還在於由於失業的存在，以至某些部門中失業的增加，大大的壓低在業者生活條件。

如以一九三九年各月份來說，有如下表：

(單位：千人)

失業人數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平均
2,039	1,897	1,727	1,644	1,492	1,350	1,256	1,232	1,331	1,431	1,463	1,362	1,514	

這裏又必須指出，未登記的數字，尚不包括在內，而今年的幾個月，尤其在原料輸入困難，工業生產能力削減的情況下，失業數目是增加的，而在戰爭擴大，須要動員更多的工人去為金鎊運送死的情況下，又有許多人離開生產。

至於以各工業部門的失業增減百分率來看，又有如下表（此處要說明的是英國各階級總在口味「從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到戰前爆發前，本國由於擴張軍備的計劃而經過的很顯著的工業復興」(「經濟學」二月三日號)。「所以，他們的百分率，是以假定這種「復興」一直繼續下去為應有的「標準」的)：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失業數目的變動：(百分率)

消費品工業(食品、衣服等除外)

煤業

食品及衣服業

鋼鐵工業(煤除外)

運輸業

建築業

其他重工業

五金製造業

工具工業

紡織業

增十二。一

減〇。七

減九。五

減十七。九

減二十一。一

減二十五。六

減三十一。〇

減三十五。一

減四十一。五

在重工業中，失業減少最多者，為火車車庫車皮業、鍊鐵、鑄造、海軍機械、鐵道等業，而失業增加最多的工業，為衣服、洗衣、綢緞、印刷出版、製鞋、文具等業。從這些數字，可以知道在戰前中，戰爭工業的發展，和日常用品工業的衰落。這裏，又可以證明我們在前面所引的斯大林同志關於戰時經濟的解說。附帶還可以說到，戰時印刷出版製鞋和文具業失業的增加，更大大地影響到文化教育的發展。

在物價高漲，生活費增加，而失業的威脅又是極嚴重的時候，在工人們的工資又是怎樣呢？很遺憾的是，我們還沒有現成的統計，又沒有足以製成材料的。就是說，在戰前中，工資的統計，又只到戰前為止。英國各階級的刊物，對於戰後中工資增加的情況，發覺到，並急於增加，而且把物價高漲，生活費增加的情況，歸到工人要求增加工資上。事實上，戰後爆發後，是有若干工業部門中的工人，獲得了工資的增加，但是，必須說明，這些差不多都是資方在戰後爆發前就已經允諾，而在戰後才實行的。而且，更須指出，到去年年底，生活費已增加百分之十二，而工資增加了十八點，而增加的工資，既不是普遍的，也不是和個個數字相應的。

除此而外，我們還得指出，戰後在戰中，還有成千成萬的工人，向資方征入行，喪失生命。而邱吉爾擴大戰爭的內閣成立，擁護帝國主義戰爭的工黨，已參加內閣，運輸工會的總書記貝文，作了勞工大臣，那麼，對工人階級將更加其剝削，是毫無疑義的。除了前已說過的，新軍備工人急遽的增長，金融資本家呼再不增加工資外，邱吉爾還會生強利用女工生產，一方面可以抽出男工來，去參加帝國主義戰爭，同時，還可以利用女工

資較廉，和藉此來得度壓低男工生活條件，來獲得更多的利潤。可是，勞動婦女所遭受程度非人。到前和壓迫。請看下面的一些話就夠了：

「邱吉爾號召百萬以上的婦女參加軍事工業。……這是使男子能去參加作和臨時工作。……現在已有六百五十萬婦女參加了有薪的職業，據估計，單身女子，寡婦和已結婚女現在無職業，而可以在緊急時令其工作者，約有四百萬之多。至少可以確切的算為三百萬左右，如果把在業的婦女，算到軍事工業去，就可以使三四百萬男子，到軍隊中去。這是一個極其的問題」。

關於女工工資問題，有這樣的說話：

「同工同酬的原則，在對國家有主要性的工業中，一般的是應該承認的，雖然，在通常是男子担任的工業職業中，婦女很少能得借助於附加的機械的幫助，而和男工一樣，作同樣的工作」。『總有一些原則，在戰時也不應該不顧到，可是，並不能絕對的保障』，『把低於男子的女工工資一般的提平，是危險的』（『關於婦女』見二月三日號『經濟學者』）。

所以，利用女工，將是增加對工人的一般剝削，和分裂工人團結的問題。最後，在戰時中，英國工人不但未忘却改善自身生活條件，且因戰時生活的更加困苦困難，而時時提出要求改善。這方面，同樣很值得材料。我國報紙上是不易見到的，就是外國通訊社有一些，也都比較零碎。讓我們還是引用『經濟學者』的數字罷：（二月三日號）

		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九年									
		（不完全的數字）										
勞資爭端次數		八七五	九三〇									
參加人數		二二一	二四五									
（單位：千人）		六三	九一									
（單位：百萬）		一三・三	一三・四									
停工日數		一三・三	一三・四									
如以一九三九年各月份來說，則停工日數有如下表：（單位：千日）												
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日	116	90	143	123	130	134	118	73	102	182	33	107

這裏，我們可以想到：一九三九年中，不論在勞資爭端次數，參加人數，停工日數，都比一九三八年多。以一九三九年而論，歐戰開始的九月，工潮顯著低落，而從這以後，又逐漸增加（十二月份的數字，雖然是不完全的）。而在勞資爭端中，「不論在一九三八年也好，一九三九年也好，煤礦業中的爭端數，佔了總數的五分之二，參加者佔工人總數的五分之三，在一九三九年沒有很大的爭端，最重要的就是南威爾斯及蒙哥馬利的洋鐵工人停止，參加者七千人，停工日數為四萬」。就總數字，也足以知道，重工業，對軍事工業（以及其他一切工業）關係最重要的煤礦業中，爭端最多。這在帝國主義戰爭中，不能說沒有大的政治意義。而今年以來爭端的情形，也決不會弱於去年，不會弱於歐戰爆發後的最初幾個月。

在相當冗長的、但還是簡要的敘述了英國戰時經濟後，已可見帝國主義戰爭對於英國國內各階層的影響，和它們的發展趨向了。

（上接第四二一）

物，竟不顧民族利益壓迫日廠工人復工，暗示軍閥封閉上海總工會，破壞五卅運動聯合戰線，高唱「中外合作」「中日親善」，以求「惠惠事人」。這樣正中帝國主義的離間政策；以「高等」華人宰制「下等」華人。

帝國主義者於五卅運動中更用種種狡猾政策，譬如日本帝國主義企圖把一切事變責任推到英國身上去，法國駐滬領事亦向學生表示一種假仁假義態度，美國主張召開第二次「華盛頓會議」討論取消領事裁判權問題，他明明想得這會議美日定要反對而開不成，其實美對果有誠實儘可像蘇聯一樣自動放棄一切特權，「討論」只是欺騙政策而已。

帝國主義者更說五卅運動是蘇俄「鼓動」的，是共產黨「赤化」運動。其實在沒有「赤化」運動以前中國也曾有反帝運動，當然五卅運動中共產黨會盡極大努力團結全民族一致奮鬥，共產黨真是帝國主義的死敵。至於說蘇俄「鼓動」如果真有的話，那到的確中國人民受了十月革命勝利鼓舞，特別是一九二四蘇聯政府在北京協定成立後，正式放棄帝俄時代在華一切特權，使中國覺得國際平等之可貴。乃更覺其他帝國主義屠殺之可恨。值得我們嚴重注意的是，帝國主義挑撥中蘇感情，分裂我國內部團結的一套毒計，被現在侵略我們的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漢奸更廣泛的利用着，就是所謂「防蘇反共」的口號依然常用，作為瓦解我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力量政治進攻，我們警惕五卅的歷史教訓。只有加緊團結，愛護光大五卅的勝利。

服役於帝國主義國家的第二國際

K. Hillman
南原譯

狂熱地掩飾着帝國主義的本質，第二國際的領袖們隱蔽了第二國際的真正目的。他們一貫的企圖使羣衆相信，第二國際形成了一個「和平的工具」，它的整個活動，在平時與戰時都是追求着「保衛和平與民主」這個唯一的目的。

然而，在事實上，第二國際早已變爲帝國主義壓迫工人羣衆和殖民地人民複雜組織中的一個主要部份了，這一個組織是四歐「民主國家」用來保護他們自己的世界霸權的。第二國際的全部活動，從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起就表示它是帝國主義戰爭機構中的一部份了。

二十五年前，列寧在他著名的著作「第二國際的破產」中，揭露了社會民主黨反動的領袖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密切的聯繫。

列寧指出：創制第二國際，維護他們自己的方法有兩種：直接的壓迫和精神的欺騙，欺騙羣衆的工作是由第二國際來完成的。列寧着重地指明，第二國際在第一次大戰中給反動的資產階級做了至爲可貴的工作。第二國際的領袖們跟資產階級的政府和他們國家的參謀本部締結了同盟，反對工人階級，反對社會主義。

它的叛逆是並非偶然的

分析第二國際瓦解的原因，列寧正確地指出，第二國際之維護戰爭與維護帝國主義的利益這個事實是並非偶然的；而是全部歷史發展過程的頂點。在社會民主黨領袖背叛工人階級行爲的極底裏存在着機會主義。上次世界大戰是工人運動史上的一個急劇轉變點，它暴露了那在所謂「和平」發展的數十年間生長在社會民主黨隊伍中的機會主義，在大戰時期，社會民主黨不執行第二國際的訓令（加特（Gautier）和巴基爾（Bakel））國際會議決議案以喚醒和組織羣衆去反抗帝國主義，而開始以極端愛國主義的謬論去欺騙羣衆。

在資本主義相對和平發展的時代生長出了機會主義。當資本主義進入它發展的最高階段——帝國主義階段時，機會主義生長的機會便成熟了。從它殖民地的剝削中，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把了一些賄賂給工人階級的上層份子，因此在工人運動中建立起了一個支持它自己的基礎。由於把無產階級的上層份子轉化爲特殊的「工人貴族」，資產階級便使那些上層份子成爲工人羣衆的反對派，並且在工人階級隊伍中起了分裂。

它的破產更明顯了

正如列寧所確切地闡明的，大戰前的機會主義是在青年期，但隨着大戰的爆發它便達到成熟期了。

第二國際的破產，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時期已被列寧指摘得非常明顯，在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中這破產是更來得顯明了。第二國際已將它的命運和英法財團政治運轉在一起，維護它們的侵略，它們對帝國主義的壓迫與欺騙，忠實服役於倫敦的財團和法蘭西的「二百家財團」。

一九二五年斯大林在第十四屆聯共黨（布）大會中這樣說：「第二國際不但是資產階級收買工人階級的一個組織，而且是凡爾賽和約的附屬不合理地作道德上擔保的一個組織」。

第二國際在後來幾年中的整個政策，充分的表現出了列寧和斯大林所指出的特質。目前，第二國際的領袖們甚至在玩弄着更卑劣的把戲。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反動的社會民主黨領袖們已經支持了一些

（上接四三七頁）

樣，而將就裝落到成爲戲弄軍人。事實是千真萬確，但是，假使是偶然的變動，而可以免受得掉的，那就結了。

另有一批人，則解釋這一切，是因爲英、美、荷、及其他國家政治分歧。

於此，智慧感受到意外的拘束了；但是，說真正的突變是在戰爭的範圍之內，而不是在政治的本身對不對呢？我們自己來問自己：悲慘的命運，是淵源於政治影響到戰爭呢，還是由於虛偽的政治傾向而來？

法蘭西的革命底偉大的影響，附近的國家無不被其籠罩，顯然的這種影響不重在於戰爭底新的手段和革命底進行的觀點，而重在於國家底性質與國民底性質。完全改變了；重在於政府底性質與國民的組織及其他等等。其他國家底政府對於這些事情底觀察不正確，所以他們就常想以平常的手段，造成反抗這新的力量底均勢，然而全都失敗了，這一切原因何在呢？——政治底錯誤。（這一整句，列寧完全錄下，而加以附註說：「譬如：在十八世紀末軍事上有偉大的變動。牠們的原因又何在呢？」）

莫非站在純粹的，分析軍事現狀底立場，就可以預先看到，並改正這些錯誤？當然，不可能的。即使在那時候有發現真正的軍事科學家，僅有經驗的本領，能說動軍心，像預言家一樣，他能夠察覺很遠的事變，然而這種預言，亦不過徒託空言而已。

祇存在那種條件之下，即政治的觀點提高了，能正確地判斷法蘭西新興的力量，與當時在國內興起的新的政治關係，政治上方能預測得到，戰爭底外形是怎樣從這裏形成的，然後再將這政治引到必需規定採取的手段上去，引他去選擇更優良的方法

國家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去反對另一些國家的資產階級。今天，第二國際又在支持英法兩國資產階級，替英法兩國同盟對德國的戰爭辯護，並且也替它們的一切反蘇聯謀謀。現時第二國際的領袖們正是工人階級最兇惡的敵人。作為帝國主義最忠實的幫兇，他們進行着分裂和削弱工人運動，好讓他們帝國主義主人所發動的戰爭容易進行。

用這話中使的方法，他們說說蘇聯的和平政策。但是這個政策的目的是在於加強一切勞動者的社會主義祖國的力量，這政策是和一切國家的工人階級的利益相一致的。他們充當着（例如工人領袖巴萊（Bale））反蘇的密探，主張組織泛歐洲反蘇十字軍。在西歐「民主國家」的報紙中，「社會黨」的報紙，在目前正進行着惡毒的反蘇聯宣傳中，也許是最會說謊的了。

社會黨的國內政策也同樣的從事擴大戰爭，第二國際的領袖們，宣揚「階級協調」的人們，正煽動着統治者對付工人階級的反動設施。從這大戰爭爆發的第一天起，法國社會黨的領袖萊翁·勃魯（Leon Blum）就極力的使共產黨和共產黨的機關報成爲不合法。法國，在西歐戰爭爆發之前六個星期，還慶祝着大革命的一五〇週年紀念，自從「巴黎公社」被壓迫以後，法國工人階級從未受到像在目前這個「爲民主與自由的戰爭」中所遭受到的迫害。第二國際的領袖們努力應用法國的「經驗」去征服其他國家的工人階級，藉以幫助戰爭的販子，爭取中立國家的資產階級對英法同盟這邊來，使歐戰轉變爲世界的大屠殺。

在目前戰爭中的任務

第二國際的領袖們在目前這次大戰爭中起了積極的作用。萊翁·勃魯姆對於戰爭所負的責任並不輕於目前英法兩國政府當權的政治家。萊翁·勃魯姆，這有名的「不干涉政策」的創造者幫助英法兩國進行挑釁歐洲戰爭的計劃，英法兩國鼓勵德國進攻蘇聯的計劃之被揭發是爲第二國際所不樂意的。看「社會黨」報紙對於那移開東歐戰線並且鞏固了和平的德蘇協定的咆哮就可以知道萊翁·勃魯姆，石屋（Jouhaire）法蘭西工會領袖（譯者）薛特林（Chetlin）和倍文（Bovine）（這兩人是英國工黨的領袖——譯者）等人所自稱的「和平」有什麼真正的價值了。

第二國際煽動戰爭火種的把戲又同樣在芬蘭演出了。唐納，芬蘭社會民主黨的支柱，萊翁·勃魯姆公司的好搭檔，曼納林的戰友，執行着英法兩國政治的命令，跟第二國際進行相同的「路線」，盡他的力量破壞蘇芬談判而發動戰爭。巴希基維，芬蘭在莫斯科進行談判代表團的領袖，因爲與芬蘭的卡爾德，愛爾柯政府不才簽訂蘇芬協定，後來他說，他認爲蘇聯的提議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然而，唐納拒絕簽訂那協定。

在蘇芬戰爭的時候，第二國際拿出了它全部的力量去援助芬蘭，和國際聯盟一起，第二國際被利用爲戰爭的幫兇，並且使更多國家，首先是斯堪的納維亞的國家，加入戰爭範圍的一個工具。亞里斯特丹（Aristenian）國際（即黃色職工國際——譯者）號召各國的工會對曼納林，唐納的隊伍迅速加以援助。不願工人家庭的抗議，瑞典和挪威職工會的反動領袖們把職工會的捐款獻給了曼納林作爲「獎金」，英國工人領袖的代表團去訪問曼納林的芬蘭，去「說服」同情於會經和蘇聯簽訂友好條約的芬蘭民主共和人民政府的芬蘭人民，叫他們投降於曼納林——唐納的隊伍。

從每一個活動中第二國際都對全世界的工人羣衆表示出它是英法帝國主義集團的同謀者，第二國際是一個戰爭的國際。對第二國際的帝國主義政策進行鬥爭，在今天，已經和勞動人民爲和平與自由的戰鬥完全分離不開來了。（譯自莫斯科新聞第四期）

與路線。所以，可以說：二十年的革命勝利，主要的形式是與革命對立的政府，所出的錯誤的政治所演成。（列寧將這一句完全摘錄下來。）

對的，這些錯誤，就是在戰爭的時期被暴露出來，而戰爭的轉變，也完全以政治所期待的來臨於矛盾。但是，這矛盾的來因，並非由於政治與軍事的事實，牠們的情調不相配合呢。那種在政治上可能借用的軍事的事實，都是當時政府上習用的工具，這些工具早就被政治利用過的；但是，用不到我們確信這些事實是屬於政治的，因此牠對於政治就不去開闢了。不錯，戰爭本身，無論在實質上，在形式上，都受到過極大的改變，而這些改變，並非起於俄國西政府解除了戰爭，所謂放下屠刀來從事政治，這些改變是起於新的政治，即是由法蘭西底革命心臟內產出的政治，這種政治不僅是爲了法蘭西，而且是爲了整個的歐羅巴洲的。列寧在這點意思下面對兩道紅線，並註說：「對的」。這種政治採取了另一些手段，與另一些力量，因此在進行戰爭之中，才能有如此的權力，假使沒有這些條件，則這種政治也就沒有意義了。以此，在戰爭的藝術中實行的改變，就是因爲政治底改變而結果而來的；由此，軍事藝術與政治不是證明牠們可能彼此離開的，而正好相反，是利用牠們密切的結合，作爲有力的戰爭底證據。

所以，再說一遍：戰爭是政治的工具，他不可避免他應該帶有政治底性質；戰爭是與以政治底準備去調度的。因此，在自己的，主要的外國國內，進行戰爭，即就是政治的本身，而這種政治是以策易成創的，但是，却不要由此就誇自己的，固有的法則亦置諸不問了。（最後的證據提議，列寧摘錄下來，并註說：「戰爭是政治底工具。」）



戰爭為政治底工具

克勞塞維茨著
傅大慶譯

克勞塞維茨指出：「政治家不懂得軍事，不能算是一個全才」。反之，軍人不懂得政治，亦當然也算不得是一個全才。我國軍人，在昔崇尙忠君，愛國，矜名節，暇時則學習書畫，瀏覽詩史，擅一門雕刻小技就可以算是一門武備的將才了。現在呢，假使不忽略歷史時代性，就應該研究政治和軍事了。但所謂政治却不是「文」，或「雕刻小技」之說，而是克勞塞維茨所說的：「要在實際的生活中將矛盾底因素統一起來」。假使軍人不懂得政治，那就會如同克勞塞維茨所說：「軍事就成為由人們擺佈的木偶一樣，藝術就落到成為戲弄軍人了」。——譯者

在戰爭底本質與個人及社會國家底各種利益之間，所有存在的分歧我們從各方面都研究過了，即是從這些因素裏面，所有的矛盾，一點都沒有放棄；這種分數在人們底本身是根深蒂固的，因此採用哲學的方法是不能使他們得到解決的，我們現在且撇開這點不說，而要找牠們的統一，即是要在實際的生活中，把這些矛盾的因素統一起來，使彼此都能分門別類得到一個歸納。假使不是必將先將各別的矛盾，與不同的因素特別分辯，那末個這統一，我們便早就觸到牠了。這種統一，是指明戰爭底是各種政治關係底一部份，而不是什麼獨立底東西。（該標題被列寧摘錄下來。并於該段的最後一句簽註說：「統一是在實際的生活中，去聯合矛盾底各種因素」。他并且批示說：「最重要的一節」）（在列寧所著論文「戰爭與革命」裏面，他稱讚克勞塞維茨為傑出的論戰爭底哲學與戰爭史的作家——譯者）

當然，大家都知道，戰爭是政府與政府之間，人民與人民之間，以及政治的關係招致回來的；但

是，他們通常的表示是這樣的，彷彿戰爭一起，這些關係便中斷了，而完全有另一種情形出現，這種情形是祇有戰爭自己底規則的。

我們的肯定則相反：戰爭不是別的，而僅是政治關係底繼續，其所用的手段不同而已。我們說「所用的手段不同，是要到明這些政治的關係，是戰爭本身不能中斷牠們的，亦不會有完全另一種情形出現的，但是按實質而言是繼續的，而不問牠們所利用的手段與所取的形式為如何。一切主要的戰爭的事變所發展的線線，凡屬與手段有關聯的，均無不為政治所描畫而成，而影響到戰爭，直至和議而止。（該段話的前一半列寧均對以紅線以示注意）怎樣能說牠是不同呢？難道說各個不同的民族與各個不同的政府，他們的外交關係不是隨外交的進退而中斷麼？莫非戰爭不是另一種形式的信件和語言，去解釋他們的意見麼？當然戰爭有牠自己的特別的規則，但并非有特別的邏輯呢？（從莫非戰爭以下全句列寧均摘錄下來，而批示注意。）

關係分離，假使在或處有這種事情，那末在一定的程度上，互相關聯的線索便切斷了，而結果所得，是為無意義的與無目的的了。

沒有這一種假定，即便戰爭是具體的，是具體的，不可抑制的仇恨底底底表現，亦不能貫徹始終的。在事實上，一切戰爭，凡為戰爭所根據的，與決定戰爭底主要方向的，牠們是這樣：自己本有的力量，敵人底力量，雙方同盟者，人民底性質，與雙方政府底性質，及其他等等，這些，正如我們在第一章第一節裏面所說的，——難道這一切與所有的政治關係聯而不可分離的麼？不能如此，這種假定且是變倍的重要的，假使我們注意考慮到實在的戰爭，那末牠畢竟不是想發展到極頂的，去依着自已的概念做到極處，而是在實際上被遏止而可而止的，為內部的矛盾所限；這樣的戰爭，牠不能隨自己的法則前進，就即應視為別一個整體底一部份，而這個整體，即便是「政治」。（列寧將這段話至尾摘下來，而加以附註說：「戰爭」——譯者）

政治利用戰爭，而離開一切由戰爭底本質中跳出的嚴格的結論，所以關於如何的結局是很少思慮的，而祇是顧到最近的切實的利益。因此對於一切的事情，均設有一種定見，所以戰爭呢，就成為一種遊戲了；在這種遊戲裏面，每一個政府底政治關係都用藝術和遠見來誘導自己底敵人。

以此，政治將戰爭底一切嚴格的原理，盡量地變為自己的簡單的工具了；戰爭底鋒利的一把大刀，運用的時候，是雙手輕輕舉起，藉力一揮而已，現在呢，因為變為政治了，就如同隨便的一支短劍，却并未開口，牠不是為殺敵而用的，乃為其

是絕對的必將高低落了。(這一段，被列寧整個地擱下。)

戰爭所遇到的矛盾，是依人性底懦弱而起的，假使政治是為了解決矛盾的，則戰爭底目的，自亦可以這樣解決了。

既然戰爭是政治底一部份，那末自然，戰爭就必然帶有政治底特性。當政治成爲極堂皇而有力的時候，戰爭亦能如是；而且這種發展可以達到如此的高度，即戰爭得現出自己的絕對的面目。(這一句列寧整個地擱下。)

這樣一來，如我們了解了上述的做法，則這種戰爭底面目，我們就不能加以輕視——相反的，這東西與國際經常在背後的計劃中去細細揣摩。

只有這種看法，戰爭才能成爲整個的一體，亦只有這樣才能觀察一切的戰爭，都是如同類的事物，祇有這種看法，我們才能得到正確的把柄，與實行判斷這事物的觀點；這種觀點即是成立大的計劃，作爲判斷這事物的基本。(從同一類的事物起，以下全列寧均摘錄下來，而加以評註說：「祇有用這個觀點去看，一切的戰爭才能是——爲一類的事物」。)

當然，政治的原素，是不能貫穿所有的，細小的戰爭底原素的；安敦哨兵與巡邏隊不是按政治來考慮的；但是，他則是由政治的原素所影響而來的，而編排在戰後底計劃之內，譬如戰後底計劃，甚至於大戰底計劃裏面亦屬常有。(從巡邏隊三字以下，列寧均錄下來，似有所感悟，而寫着這一個字：「唔！」)

因此，我們在開始的時候，就不必急於推動這一個觀點了。在研究個別的事實時，這種觀點，對我們是無多大的幫助的，而且在未到某一階段以

前，他還要吸引我的注意力的；但是在觀察有關於戰爭與戰後計劃底問題上面，這種觀點是完全必要的。

生活中最關重要的——是抽這一個觀點，有了他，則一切的事物才得了解，才能判斷，並知道要把這一切抽到什麼底；實在，亦祇有一貫的觀點能把握一切抽出的現象爲一個整體，亦惟有這觀點能統一能保證我們，不至於分裂。(談話末後的三個字句，列寧均摘錄下來。)

所以，假使要編制一個戰爭的計劃，切不可在判斷裏面有兩個或數個觀點，譬如軍人的觀點，部院長的觀點，及其他等等，那末要問：是否政治這一觀點，實在爲一切其餘的觀點必須服從的觀點呢？(最後一句，列寧均錄下來，而加以反問的字句說：「政治是主要的嗎？」)

我們是由這一個觀點出發，認政治爲聯合共同和一切的利益的——不論是內部的行政問題，人事問題，及一切其餘的凡由思想得到的——即是認政治本身並非別的，而祇是這一切利益底代表，各爲對付其他的國家的。但政治原可能有不正確的方向的，如政府大員等的好大喜功及爲私人的利益所驅使——這就說不上政治了。(列寧在這裏寫着說：「接近馬克思主義」。)不論在任何場合，戰爭的藝術，總不是預先決定政治的因素，所以我們在這裏，祇可以把政治認爲整個社會的一切利益底代表。(最後一句，列寧均錄在筆記裏面，而加以三遍劃線以示注意，並寫註說：「政治——全社會一切利益底代表」。當然，列寧自己早已看到在政治裏面，祇有統治階級利益底代表。)

似此，問題祇是在編制戰爭底計劃時，政治的觀點不應該從純粹的軍事觀點(假使這觀點有的話)，即是說完全不與他混，或者附屬於軍事的觀點，再或者以政治的觀點爲主，而以軍事的觀點爲副呢？

戰爭開始，政治的觀點即應該收斂起來，這意思，祇在在某一種場合是可能的，即是假使戰爭不是爲生，即是爲死的那一種場合；實際上戰爭的形態，並第二種，亦即是政治的化身呢，這一個我們在上而已經說過了。假使政治的觀點服從軍事，這一點是沒有意思的——因爲戰爭是由政治產生的。(列寧這句說在自己的札記裏面，并附上兩道橫線，而加以簽註說：「政治產生戰爭」。)政治——是理智，而戰爭呢——工具而已，牠不會做成相反的。所以，結果只有軍事的觀點服從政治的觀點了。

我們來想一想實在的戰爭底本質吧，那末我們便記得在本章第三節裏面說到過：一切的戰爭，首先觀察自己的真實的性質，與由於政治的大小關係所引起的主要的外圍；通常在我們現代，多數的情況，確實是如此——戰爭應認爲有機的整體，牠的組成的部份，是不可以分離的，所以每一個單獨的行動應該歸納到整體的，亦且牠是由整體的意識中產生出來的；我們是完全消滅了牠的？即是指揮戰爭底最高的觀點，僅能是政治的觀點。

假使我們從這一個觀點出發，則一切的計劃便有條不紊，理解與判斷就容易了，而且更爲自然，確信的心地提高，對其性亦更能準確，而歷史就更加了然了。(列寧從這一條句裏面，用德文摘錄這幾個字：「從這一個觀點……歷史就更加了然了」。)

在這種觀點之下，政治與軍事的利益教爲主要的中樞，就已不是由軍事底本性而發生的了；國

的觀點不應該從純粹的軍事觀點(假使這觀點有的話)，即是說完全不與他混，或者附屬於軍事的觀點，再或者以政治的觀點爲主，而以軍事的觀點爲副呢？

此，假使有着帶性的話，那末，單純地可以看作軸是缺乏理智了。當然，政治需要什麼，是不能對戰爭預先表示的這一點才算是完全自然的，而且也是必然的前提。假使政治所判斷的軍事變遷是正確的，那末這種變遷即是適合於戰爭底使命的——但是這完全是政治底事情，並且他只能是政治的事情了。總而言之，軍事的藝術，他自己的頂點就是政治，不過這種政治是斷裂的而不是篇文書這樣呢。

有在政治底錯誤的地方去尋找。祇有在那些適合，當政治錯用了某些戰鬥的手段及方法，而不能適合於他們底動作底本質的時候，則政治本身所有的決定，就都能對戰爭表現出壞的影響。這和人們對於任何一無語言都並不諳習一樣，說不出他所要說的意思來。政治也是這樣，雖然意思是對的，但不能完成他的任務，使恰合於他原來所預定的目標。

（列寧將這句摘錄下）

同情這一觀點，則千萬不要存一種異議，以為不大的軍事變遷或者作戰底計劃，可以從純粹的軍事方面來討論；甚至於將軍事的事變亦作為戰爭底計劃來檢討他們，即如他們所謂從純粹的軍事觀點說，是認為政府受任大事的不能担当軍事，祇沒有這種常識；理論家則尤為不關需要，所有的戰爭的手段和工具，均任付於將帥武人之手，而這種將帥武人呢，則運思於這種手段和工具之上而定出純粹的戰爭底軍事計劃，或者戰役的計劃。恰好我們所有的經驗則認為並不因現代的軍事發展，見解大有不同，而畢竟主要的領導底路線，仍是由朝廷（內閣）來處分決定的，即是由政治的機關切切說明，而不是由軍事的事下。（末後一幾句，列寧照德文完全錄下。）

政治的領袖們，不應該對一種軍事的知識，似漠不相干，這一點是要注意的。

在沒有機談這點之先，我們應該不自陷於不正確的解釋；然而這種解釋是極容易發現的。我們用不到說明，假使國家的元首不問問政治，則沉溺於書本的軍事部長，或者飽學的技术專家，或者富有經驗的戰士，在這種適合均可以用他們為優良的宰相。換句話說，我們說不願意告訴大家，軍事底知識應該成為國家要人底主要的資質。廣博的與出色的聰明，及堅強的性格——不，是這些要人們應有的美質；然而不懂得軍事，亦就不得是天才了。

這一點是完全自然的。沒有一個為戰爭所必需的基本的計劃，他不用估計政治的條件而能以成立的。人們時常有另一種解釋，認為以政治去影響戰爭是有弊的。在這種適合，非難的不是這種政治底影響，而是非難政治本身了。假使政治是對的，即是說他恰能領導自己的目的，那末他的相當的反映的行動，對於戰爭是祇有好處的了；假使他的反映的動作使我們必須離遠目的，則這種惡根，亦祇

在柏利兒與夏克兒兄弟們當政下更甚的，然而他們三人却都是優良的軍人。拿破崙與塞維美想起十八世紀的後半期，法蘭西外交大員失策，大將柏利兒在一七四二年，由布拉格退兵之事，是非常可惜的。）

戰爭應該完全適合於政治的意圖，而政治呢，應該將他的意圖，使適合於所有的用於戰爭底手段。假使政治家與軍人不能併合為一，那末要他到這一點的話，祇有一個比較妥當的辦法——任命將帥為政府職員之一，即是在最關緊要的時期，他參加

政府的會議及討論其議決事項。但是，這種做法，亦祇有在某種適合才有可能，即是要政府本身接近於軍事行動的區域，能使一切問題，不會有特別迂慢的就誤，而能以決定他們。

在一八〇九年奧大利底皇帝，與一八一三年，一八一四年，及一八一五年，各同盟國底君主，都是採用這種方法的，在實際上，這種方法亦確實是完美的了。

最為危險的是於一個軍事領袖之外，還有朝廷（內閣）的威權；這個是很少能使工作有力而且旺盛的。舉法蘭西的例子吧，當一七九三年，一七九四年，與一七九五年，拿破崙從巴黎指揮軍事的行動，當然是得不到好處的，至於採用恐怖政策，僅革命的政府，可偶一為之呢。（現代交通技術進步環境全變——譯者）

現在，我們上用歷史底觀察來結束這種檢討吧。在九十年代（十八世紀的末期），歐洲的軍事藝術裏面，經過了很大的變革，因為這種變革，一部份最好的軍隊都失却了任何一種意義了。（指當時治軍嚴格，及線式的迂迴戰術而言，這些尤以在普魯士軍隊中為尚。）軍事上得開始有這樣的成功，其廣袤是向所預料不到的，何以呢，自多改的改變以來，軍事的藝術均一仍舊貫，而沒有得到相當的配合。當然，因襲與世傳將軍的藝術，全於圖狹仄的思想圈內，一旦新的環境到來，即土崩而瓦解，這些條件雖然是由舊的圈子裏出來的，但是，對於事情底本質，並不矛盾。

有遠大眼光的觀察家（指伯達斯梯而言）他申述過這一種現象是一個絕的變動。是的，在此百年之中，政治影響到軍事的藝術是在在可見的，因政治的影響，這種軍事說成是人們擺佈的木偶一（下按四三七頁）

抵制布里根國會

徐列寧著
冰譯

——此文刊登於一九〇五年八月十六號出版之

「無產階級報」第二十一期

俄國目前政治形勢是這樣的：可能不久召集布里根國會，這是地主和大資產階級代表們底參政會，在君主專制政府底僕從監視和協助下根據着這樣特殊的納稅權和等第的間接的選舉權所選出的，簡直是對於人民代議機關底思想的一種嘲笑。對於這種國會應該採取什麼態度呢？自由主義的民主主義對這個問題有兩種回答：它的左派，以各團體聯合會——這主要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底代表——為代表，主張抵制這種國會，不參與選舉，利用這個時機強調宣傳選制的民主憲法。它的右派，以地方自治會議派及城市公務人員底七月會議為代表，或者更正確地說，以這次會議底大部分為代表，反對抵制，主張參與選舉，主張提出大量候選人於國會。是的，這個會議對於這個問題并未通過決議，把這個事件提交到布里根「憲法」公佈後即以電報召集的下次大會。然而自由主義的民主主義右派底意見是已經充分地形成了。

革命的民主主義，這是說無產階級及其有產階級意識的代官者社會民主黨，是無條件地主張起義的。這種策略上的區別已經被自由主義的君主主義的資產階級機關報「解放週刊」正確地理解了，在它的最近的一星期（第七十四期）中一方面堅決實行「或裝起義底公開宣佈為瘋狂和罪孽」，但另一方面却抵制抵制思想是「實際上無成果」的，並表示出這種確信，不單是立意「民主」（請讀作君主主義）黨底地方自治會議中的黨團，就是各團體聯合會在「受着它的考試」，還是說將會取消抵制思想。

那麼就要問，有階級覺悟的無產階級底政黨對於抵制思想應取何種態度，在人民大眾前提出何種的策略口號來？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應該記起

布里根「憲法」底實質和基本意義是在那裏？是在沙皇政體與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協定中，他們由於一種對於君主專制完全無害的假立憲的布施底幫助逐漸脫離革命——這是說與鬥爭着的人民脫離——而與君主專制相和解。因為我們的整個的立意「民主」黨期望着君主政體底保持和一個上議院（這是說，他們期望着在國家底政府組織裏預先保證着「上層的一萬人」底政治特權和政治統治），那麼一種這樣的協定底可能性是無可懷疑的。是的，還更進一步呢：這早這種協定在這種或那種形態內至少是與一部份資產階級不可免的，因為它是被資本主義制度內資產階級底各個階級狀況所制約的。問題是只這種協定在什麼時候和怎樣成立，而無產階級政黨底整個任務是，儘可能地推延協定底時機，儘可能地去分化資產階級，從資產階級給人民的暫時宣言中對於革命抽取儘可能的大的利益，在這種時機中國結革命人民——工人和農民——底力量以猛烈推翻君主專制，推翻和中立叛變的資產階級。

資產階級底政治情況底實質——如像我們屢次所證明了的——實際上是，它站在沙皇與人民之間，企圖執行真正的仲裁者底作用並在鬥爭的人民背後進行取得政權。因此資產階級今天向着沙皇，明天向着人民；向着那何時是以一個政治仲裁者底「嚴肅的實際的」建議，向着這個時期以對於自由的空談（裴時會克維赤先生在七月大會上的演講）。如果在階級底向着人民時，那對於我們是有利的，因為由此他們可以供給這樣落後的廣大羣衆以政治激動和政治發展底材料，以社會民主黨的鼓動來把握這些羣衆在暫時還是純粹的空想。讓資產階級來激動起最落後的人民吧！讓他們到處來煽動地吧！我們將會在這些基礎上不疲倦地散播民主主義的種子。在西方資產階級到處通過反對君主專制鬥爭而被迫着喚醒人民底政治自覺，同時他側力圖在工人階級中散播資產階級底種種子。我們的事情是，利用資產階級對於君主專制的破壞工作，不疲倦地向工人階級解釋他們的社會主義任務以及他們的利益與資產階級利益的不調和性。

由此很明顯地，現在我們的策略主要是擁護抵制思想。抵制問題的本身是資產階級民主底一種內在事件。工人階級對於這并不是有興趣的，但是他絕對有意於支持資產階級民主底那一革命的部份，它有意於政治鼓動底擴大和尖銳化。抵制國會是資產階級向着人民的一種強大的控訴，表示着它們的鼓動底發展，我們的鼓動的機會底增多，和政治危機——這是說革命運動底源泉——底深化。自由資產階級之參與國會表示着削弱了他們的暫時的鼓

對，表示着他們向着沙皇是多於向着人民，是在沙皇和資產階級之間進行着反革命協定。

無可辯駁地，布里根納會本身，即使他不會被「炸燬」，在將來亦必不可避免地引起政治衝突，無產階級應該無條件地利用這些衝突。然而這是將來問題。在任何時候「擱絕」利用資產階級和官僚底這種口實以進行鼓動和鬥爭，這是可笑的；但是現在的問題不是這樣。現在資產階級民主派左派自己提出了以抵制進行反對國會的公開的鬥爭的問題，而我們應該在一切力量在這種堅決的進攻上與以援助。我們應該在話語上抓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者——「解放派」底人們；我們應該儘可能廣泛地散佈麥特奇克維亦告人民書的話語，在人民面前揭露出來，以便我們指示給他們，這些話語之第一次的絕對的考驗恰恰就是在這個問題裏：是要抵制國會呢？還是說，是要以抗議向着人民呢？還是甘心忍受這個議會呢？這就是說，還是拒絕抗議，再一次轉向沙皇，而容忍這種對於人民代表機關的侮罵呢？

第二、我們應該盡一切力量，使抵制在發展與深入宣傳的意見內有着現實的利益，而不止於簡單的消極的選舉棄權上。這個思想，如果我們無記錯的話，是在俄國活動者的同志中間極其普遍的；他們把他們的思想歸結在這句話上：積極的抵制。與消極的選票相違反着，積極的抵制應該是：加強宣傳，在各處舉行會議，利用選舉人底會議，甚至舉行入內，舉行示威和政治罷工等等。很明顯地，爲着鼓動和鬥爭，在這個機會內與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派這派或那派成立暫時的協定是特別有益的，這根據着我們黨底一些決議是一般的允許的。同時我們一方面應該堅決地保持無產階級政黨底階級性而絕不應停止，對於我們資產階級同盟者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批判。另一方面我們如果在鼓動中不了解提出民主革命之適當時機的革命的批判，則不能完成我們作爲最前進的階級政黨底任務。

這裏面是我們的第三個直接的政治任務。「積極的抵制」是，如像已說過的，以更大的範圍，以雙倍的毅力，在三倍的壓力下，鼓動、徵求和組織革命的力量。但是這種工作無有一種明顯的確切的公開口號是不可思議的。這種口號只能是武裝起義。政府所召集的重大偽造的「人民代表機關」給與了極好的機會以宣傳真正的人民代表機關，以向廣大羣衆解釋：這種真正的代表機關現在（在沙皇對於人民的這種欺騙和侮罵以後）只能用一個臨時性的革命政府來召集，爲着成立這個政府需要沙皇政權之事實上的推翻和

武裝起義底勝利。

一種對於起義之廣泛鼓動的更好時機是不會想像到的，這種鼓動也絕對需要對於臨時革命政府綱領的明確性。這個綱領就是我們已經在「無產階級報」第七期的「革命軍隊與革命政府」一文中所提出來的六條：一、召集全體人民所選出的立憲會議；二、武裝人民；三、政治自由與立即廢除一切與之相抵觸的法律；四、一切被壓迫的不被平等待遇的民族之政治上和文化上的自由；俄國人民是不會獲取自由的，如果它不爲其他民族爭取自由；五、八小時工作制；六、建立農民委員會以權限和實行一切民生改良，土地改良以及沒收大土地。

那麼，最堅決地維護抵制底思想；揭露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之拒絕抵制的右派底叛變；把這種抵制變爲一種積極的，這是發展最廣泛的鼓動，宣傳武裝起義；號召立即組織革命軍隊底小組和部隊以推翻君主專制和成立臨時革命政府；傳播和解釋臨時革命政府底基本的而絕對負責的綱領，這綱領是起義底旗幟和奧德薩事件之一切迫近的重複底根據。

這就是有階級意識的無產階級政黨底策略。爲着整個了解這個策略并達到它的統一性，我們應該注意一下「火花報」底策略。它是在該報一〇六期「防禦呢或是進攻呢？」那篇文章裏說明了的。我們不必停頓在細微的部份的意見分歧上，這些在走向事實的第一次實驗中會自行消滅的，我們只想指出基本的意見分歧來。在「火花報」正確地排斥消極抵制時，它其立時「組織革命自治」作爲「起義之必要序幕」的思想與消極抵制對立起來。按着「火花報」的意見，我們應該「通過工人鼓動委員會底建立來採取選舉鼓動底權利」。這些委員會應該以此爲目的，「在那種由政府議案底條件所規定的法律範圍以外來組織人民選舉革命的人民代表」，我們應該「以革命自治底機關網來籠罩全國」。

這樣一種口號是無用的。一般地從政治任務底立場上看來，它自身是一種混淆物，而從現時的現狀底立場上看來正是給「解放」派底榜上添水。組織革命的自治和選舉人民代表并不是起義底序幕，而是它的末幕。把這種組織底實現作爲在起義前而與起義毫無關係的目標，是一種無意義的具體，而會在革命的無產階級底意識中帶進混亂。首先應該在起義中，即使只是在一個個別的城裏，勝利。建立一個臨時革命政府，使它作爲起義底機關，作爲革命人民之公認的領導者來組織革命自治。以組織革命自治的口號來

代替起義口號或者把它推開，這等於是捉到一個蒼蠅然後再把它粘在蒼蠅紙上的建議。如果在奧德薩的軍大時日向奧德薩的同志們建議，不是以成立革命的軍隊而是以組織奧德薩人民對於人民代表的選舉作為起義底序幕，那麼奧德薩的同志們對於這種建議一定大笑不止。「火花報」在重複着經濟主義者們底錯誤，他們會把「爭取權利的鬥爭」看作是反對君主專制的鬥爭底序幕。「火花報」回到「地方自治運動」不幸計劃底理論上去，這計劃是以「一種更高的意識形態」的理論凌駕於起義口號之上。

這更不遑探討「火花報」這個策略錯誤底源泉的地方：我們向一切對於這問題有興趣的人介紹我廣著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此書已有中譯本，延安解放社出版，同時亦收在中文版列寧選集第五卷內）。首要的是指出「火花報」人底口號怎樣歸結到解放底口號上去。實際上在起義勝利之前組織人民代表底選舉的各種實驗是完全有利於解放派而社會民主黨人變成這些人底階梯。在君主專制未被臨時革命政府代替以前，它不會允許工人和人民以帶有人民選舉之徵象的選舉（在君主專制下社會民主黨不能允許「人民」選舉或「革命」），但是解放派，地方自治會議和市政府的人們將會着手選舉，偽稱為主張「人民」選舉和「革命自治」底選舉。自由主義君主主義的資產階級底整個立場，現在是試圖避免暴動，強迫着君主專制不經過人民對於沙皇政體的勝利而來承認地方自治會議選舉為人民選舉，不經過真正的革命而來承認城市和鄉村底自治為一種「革命的自治」（在奧特命克維赤底意思內）。解放週刊第七十四期內便明顯地表現了這種立場。再也不想像到比懦弱的資產階級這種思想更醜惡的了，他在斷言着，起義底宣傳是會「破壞」軍隊以及人民的！而這正是在這個時候說的，這時就是一個階級亦可看到小資產者及士兵在俄國只有以起義來挽救階級底敗壞和保持他們底權利。資產階級的馬尼洛夫（Manilov，哥果里名著「死靈魂」中的人物；偽善者，空想的計劃家——譯者）描

寫了一首哀婉的田園詩，只在「社會輿論」底壓力下「政府就可被迫逐漸實行新的讓步，一直到它終於不能前行，而把政權讓與如像社會所希望的根據平等、直接、秘密的普選權所選出之立憲會議……」（同一個上議院嗎？）。「從現在的政府和平地（？）把政權轉移給全民的立憲會議，它根據着新的基礎來組織國家政權和政府政權，這裏是絕對沒有甚麼不穩妥的」而卑鄙的資產階級底這種天才哲學又由下列的建議所補充着，就是「採取軍隊，特別是讓取軍官，以自己的創造力獨自創造一國國民軍，成立地方自治底（？）（？）為：地主和資本家底）機關作為「未來的臨時政府底因素」。

在這種混亂裏掩蔽着一種意思。資產階級想道不經過人民起義而「和平地」把政權轉移到他那裏來，因為起義可以終於勝利，達到一個共和國和真正的自由，武裝起無產階級和鼓勵起千百萬農民。掩飾起義口號，脫離它并向其他人忠告以立時組織一種自治（這自治只能是特魯貝茨科，費特命克維赤，費德洛夫之流所能理解的）為「序幕」——這正是資產階級之叛變革命和與沙皇（君主和上議院）訂立反對「下賤人民」之協定所需要的。自由主義的馬尼洛夫之輩已洩露了錢袋之秘密的思想和最深的利益了。

「火花報」中社會民主主義的馬尼洛夫之輩是顯露了一部份社會民主黨人底愚癡和脫離了無產階級之唯一的革命策略：無情地拋棄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的幻想，這幻想以為沙皇底和平的讓步是可能的，以為不推翻君主專制而能實現自治和以人民代表底選舉作為起義底序幕是可能的。噢，不是的，我們應該根據現在狀況明確地證明起義底必要性，直接號召起義（自然不預先確定它的時間）要求立即組織革命的軍隊。只有最勇敢最廣泛地組織這樣的軍隊才是起義底序幕。只有起義才能夠真正地保障革命底勝利，自然對那些熟悉地方情形的人應當警告着勿作過早期的起義。真正由人民組織真正的自治只能是勝利的起義底序幕。

解放社出版：

新華日報總館經售：

戰爭中的日本帝國主義

定價
白報紙本一元四角
嘉樂紙本一元



克服青年當前底苦悶

吳克堅

大家都記得，抗戰開始以後，全國人民，尤其是全國青年，都破淚為笑，慶幸中國有辦法有出路了，自己也有辦法有出路了，所以與高彩烈爭先恐後的捲入到轟轟烈烈的救亡運動中來。多少青年犧牲自己底頭腦在抗戰與敵人拚命，多少青年吃苦耐勞在後方為抗戰而服務。這自然是很好的現象，可是大概一年以來，尤其是在最近，大後方許多青年都感着苦悶，苦悶像傳染病一樣，把許多有為的青年，弄得精神萎靡不振，鬱鬱寡歡，對抗戰不發生興趣，對學業也無意上進。甚至者頹廢墮落，陷在苦悶與矛盾底泥坑中而不能自拔——這種時形現象，在大後方青年中是相當普遍，所以問題也相當嚴重，我們不能熟視無睹，搶救青年這種病態應該趁早，克服青年當前苦悶，是一個重要底問題。

目前大後方的學生青年狀況，主要的可以分作以下三類：

第一類的學生青年是銳意上進的，他們有自己遠大的目標與前途，他們也認識抗戰現階段的困難，他們知道在今天要怎樣努力自己的學業，怎樣從事目前底抗戰工作，他們注意國內的政治狀況，關心抗戰的進程與進步，他們注意國際局勢的演變，歐戰的發展及其對遠東的影響。雖然這類學生青年為數不多，可是確存在有這一批學生青年，而且他們的週圍，也團結了相當數量的學生青年羣衆。這一類學生青年，可說是在正軌道路上奮鬥與發展，我們應該指出有這一類學生青年。雖然他們有自己底缺點，雖然他們為數不多。

第二類的學生青年是刻苦求學的。他們現在是讀書第一，對將來是求得適意職業，為個人謀生，為社會服務，他們對政治不發生興趣，沒有黨派關係，他們在學校為標準的好學生，在社會是無所謂的中間青年階層。自然其中也有許多人對現實不滿，發生苦悶，可是礙於環境，只好明哲保身算了。

第三類的學生就比較複雜，大多數是為苦悶所圍繞，找不出適當的發洩與出路，在政治上是動搖不定，生活上醉生夢死。有時為環境所苦惱，為外界事變所刺激的時候，一下子要做個民族英雄，似乎下了最大決心要打破

現實到敵後打游擊與敵人拚命去，非殺死幾個鬼子不肯甘休的樣子。可是一想到敵後的困難，自身的牽掛，這種勇氣與決心，又很快的消失了。於是對時局對自己又悲觀失望起來，覺得人生不過如此，國家亦不過如此，能够生活下去就是好的，能够有享樂的機會也不肯失掉，今朝有酒今朝醉，最好不過平凡又平凡的生活。管它什麼抗戰不抗戰，反正敵兵不對我，敵機轟炸也炸不到我，物價高漲也漲得穿衣吃飯，抗戰勝利總得有我一份兒，於是痛飲求醉，縱慾求愛，胡思亂想，輕舉妄動的事，都可以幹出來，以求痛快一時，然而一遇某種挫折的時候，或者手中沒有錢用，或者身上患着疾病，或者是求愛不遂，或者是外界刺激，或者是……於是又可以轉到另外一個極端，索性離羣獨居，憂鬱寡歡，一飯可以幾頓不吃飯，一睡可以幾天不起床，一哭可以哭得眼睛紅腫，一直走到自殺的途徑上去。自然，在這種類學生青年的實際生活中，並不是這樣簡單，而是極其複雜，但總是為苦悶所圍繞，一切都陷在矛盾痛苦中！

不管上述學生青年的苦悶表現得怎樣，而所以造成目前學生青年這種現象，不外是下列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由於目前抗戰環境所促成的。這就是抗戰現階段中，一方面遇着很大的客觀的實際困難，另一方面，在某些主觀方面政治上底不健全現象。和平空氣時而起伏，各種進步異常不夠，反共逆流的高漲。在這種情形上，促使學生青年對抗戰勝利前途發生動搖，因而對民族國家的出路表示懷疑，對自身的出路也隨着失望。因為缺少堅忍卓絕的毅力，所以熬不過抗戰現階段的各種困難，因為沒有足夠的勇氣，所以就沒有決心為改變環境而鬥爭。這樣就形成儘管主觀上是不苟同於現實，想改造現實，可是客觀事實上是屈服於現實，安於現實，助長現實的存在，而現實的存在得不到及時的正確的解決，也就更促使學生青年底動搖、懷疑、苦悶與失望。

第二個原因，是由於不能滿足學生青年自身的迫切要求。這是主要的表現

在青年所受的教育不適合抗戰的需要。請聽一聽學生青年自己的呼聲吧：「教材的內容還是那套『古語』，『古文』，『古訓』，先生們把在大學裏唸熟的那些東西，硬往我們的腦子裏塞，這些脫離實際生活的東西，當然使我們不感到興趣，除了少數預備升學同學非背住書本以外，上課的時候，沒有一個人不感到頭痛的。這就造成先生們在經過名後，不是痛掉，就是做自己的事底現象。」

「在我們課餘生活中，我們當然要利用時間在學校周圍的鄉村裏做點宣傳工作，我們也以盼望祖國早日得到解放的熱忱，來喚醒後方的老百姓，可是這些點工作都受了校方的限制，說是『一切都是統一的，宣傳工作沒有得到那不能做』。」

「不幸的是我們學校同學間發生劇烈的鬥爭事情。一個用刀子刺人的同學，惡劣他特殊的身份，學校只把他記了兩個大過，被刺的因為受傷從寬未罰。而同學們派出來的代表，却也各犯大過一次。刺人的同學，在地方武力保護之下，無可奈何，同學們雖然不滿這不公平的處理，也只得忍氣吞聲。學生！我們問了多師生在在前年含著淚一同離開故鄉的。照理應該是一個家庭淚和親相愛，可是同學間却要拔刀相見，刀子為什麼不對準民族的敵人，而反向親愛的同學下手呢？」（見新華日報讀者信箱令人痛心的現象一文）

「一個學生每月六元八角一月，度着極清苦的貧金生活，吃的已經不是原來的口菜，穿的已經沒有從前那樣了，就是日常所吃的青菜也少，同學們的臉色都變得黃黃的，沒有油光氣色。這對於工作的效力，做事的精神，身體的健康，都受到很大的影響，然而這個問題也同樣沒有得到解決。」（見新華日報後方大學生生活一文）

用不著再加解釋，僅僅從上述學生青年呼聲中，就可以看出：青年學生這股沒有組織的團結與統一，教育不適合青年與抗戰底需要，學生從社會會或古動底不可能，物質生活是極清苦的，恰好這些都是青年學生自身底追擊對象，而不能得到合理的解決。

「青年在民族解放運動中，有着偉大的積極作用，寫下這民族底家底許多條條。五四、五卅、北伐、一二九、英、美、門等是如此證明，現在的抗日戰爭中也是如此證明。學生青年的善於犧牲，不單是學生自身的損失，而且常常有犧牲於抗戰的損失。學生青年精神底操作與積極工作，不僅是有益於學生本身的忠誠，而且也有益於民族底救亡事業。因此，目前青年學生底生活問題，應是民族救亡底重要問題之一。解決青年生活問題，不是僅僅從學生青年本身去找到答覆，而主要是從整個抗戰形勢上找我們答覆。因此，青年學生生活問題底解決，設備和工作條件底改善，是要：

首先，力爭抗戰形勢底好轉，最近歐戰的進入新階段，更加削弱了英法在遠東的實力與地位，美國正在支持英法，把注意力集中歐戰，對遠東也有新的變化。帝國主義間的矛盾是加深了，犧牲中國來換取帝國主義底某種陰謀，雖然一方面是在加緊在進行着，另一方面也存在困難。日寇侵略政策與軍事戰役進攻雖然在加緊進行，可是日寇亡命軍械底不變的方針，以及扶助汪逆傀儡政權，也造成日寇所希望的那個中日和平一時轉趨於實現。社會主義的蘇聯底無比強大與對我國抗戰的積極援助，都是說明目前的國際形勢，還存在着許多抗戰形勢底好轉的一些因素。在我國內部，進步黨派、軍隊及進步份子，始終堅持抗戰團結與進步底決心與實力，全國青年和廣大人民底堅持抗戰與要求進一步的鞏固團結與進步，國民黨中多數人底執行抗戰到底的國策，反對汪逆精衛及其同道者底妥協投降破壞團結與阻礙進步，也都是說明並非不可能爭取時局的好轉，同時，在青年運動本身，及發展前途條件來看，也是如此，所以青年學生的苦悶及其悲觀失望底情緒，是可能克服而且應該克服的，青年本身，就具有力爭抗戰形勢好轉底巨大力量與重大責任。自然，這不是說，抗戰形勢沒有它的陰影和不健全的另一方面，是有的而且嚴重存在着，而且與爭取抗戰形勢的好轉的可能前途同時並存着，這更證明青年運動本身也存在着它的陰影底另一面。因此，也就需要我們比任何時候更加奮鬥。

次之，青年學生環境的改善，也靠青年學生本身底振作精神與努力奮鬥，在大後方的青年學生，在今天的環境中，是要從根本上認識清楚在抗戰最後勝利前途的道路上，革命的曲折迂迴是在所不免的，困難，前途的困難是一定有的。問題只要我們具有對革命勝利堅決不變的信心，不丟掉自己的目標與前途，挨過困難與迂迴曲折，抗戰建國前途的進路，一定是康莊的勝利大道。耐過曙光以前的暗夜，來日的曙光，一定是大放光明的，在自己充滿對勝利的信心基礎上，估計到大後方的條件，今日青年學生底責任，是在教育團結和組織大多數的青年，從政治修養上，從學校教育修養上，從接納的學習上，從認識社會深入社會的工作上準備自己和準備大多數青年，以便在將來抗戰反攻階級爭奪最後勝利偉大的前所末有的戰鬥展開時，自己和大後方青年是有充分準備而與最廣大的勞動大眾勝利地為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而奮鬥。

自然，這絕不是說，我們在等待這一天到來，而放棄目前可能爭取的教育與學生生活條件底改善。但這已不是過去那種被動底做法，而是要有勇氣魄力，作頑強的努力，要估計周圍的環境，自身的力量，要注意到困難和鞏固自己的崗位，採取適當的時機與方法，爭取青年學生本身底進步與底改善與教育團結和組織大多數青年，使它成為具有強大而組織的力量，準備迎接將來偉大的戰鬥，這是克服青年學生生活問題底主要方向。

抗 大 四 週 年 紀 念

六月一日為抗日軍政大學創立的四週年紀念日。四年來，她培養了萬千數萬的幹部，散佈在抗日的各戰線上，尤其是在敵後的戰線上，這對爭取抗戰最後勝利，爭取中華民族徹底解放，是有極大的幫助。這個培養抗戰日幹部的抗大總校已於去年由延安遷移至晉察冀邊區，又於今年二月間由晉察冀邊區遷移至晉冀察邊區，並在晉察冀邊區、晉東南、延安及皖北新四軍第四支隊等處各設分校一所。為了紀念這個偉大的實施國防教育的模範學校，我們特介紹她的創辦時期的情形及學校生活，於國內外關心於民族解放事業的人士。

——編者

創辦時期的抗大

蕭 蓮

一九三六年正是日寇滅亡東北四省後又企圖滅亡華北以及全中國的時候，華北的特殊化，敵寇的進兵，使全中國民族的抗日情緒發展到高漲的階段：在綏遠爆發了英勇的抗戰，全國都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這些都表示着偉大的全民族的抗日戰爭將要到來了。

為迎接偉大的抗日戰爭的到來，大批創造有軍事素養和理論基礎的幹部，是成了刻不容緩的任務，抗日紅軍大學便在這種情況下成立起來的。——這是抗大的前身，也是第一期。

第一期是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在瓦窯堡開學的，記得在開學典禮大會上毛澤東同志曾以極興奮的態度對我們訓示：「第一次大革命有一個黃埔軍校，它的學生成為當時革命的主導力量，領導了北伐成功，但到現在它的革

命任務還未完成，我們的紅大就要繼承黃埔的遺志，要完成黃埔遺留的任務，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成為主導的力量，即是要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真的，「我們要創造第二個黃埔來完成第二次革命的任務」。二百多個同學都堅決地這樣默念着。

可是當時內戰還未停止，因為戰事的關係，還未正式上課就不得不向西遷移，經過了一週的跋涉到達了預定的地方——保安。

保安是陝北的一個縣城，可是因為交通不便，地廣人稀，已成為荒涼的地方，當我們到時，在破舊的小土城內除了一個廟宇比較完整外，其餘全是破壁殘垣，幸好城的南北貫串着一條大溝，稀疏的散佈些密洞，於是我們就在城廂的山傍擇定校舍來開始進行我們的學習。

保安的物質條件是比任何地方都困難的：在那裏連食的小米也因難買到，至於布疋及日常用品更是無處購買，書籍紙張簡直沒有，天氣是那樣的寒冷，整天刮着塞外的北風，上課時，石壁就是黑板，凳子是用土磚砌成的，自己的兩腿便是寫字台；然而這些困難都不能使我們屈服，我們用艱苦的鬥爭精神克服了一切困難。

保安城南門外的幾個山洞裏，住着幾個人身軀單

瘦的英雄，他們都是紅軍中團級以上的政戰幹部，這便是紅大第一期。名震全國的林彪將軍是校長同時也是學生。他們一塊兒生活，一塊兒學習，這些有了豐富的革命鬥爭經驗的幹部，再加以經驗的總結，理論的研究，毫無疑義的將更是革命隊伍中的堅強骨幹。

正因為如此，所以黨中央以及負責同志對於他們的教習與培養是不遺餘力的，當時沒有專門的教員，一切的課程都由黨的領袖如毛澤東洛甫博古等同志親自講授或出席指導討論。

沒有課本更沒有參考書，僅有一些油印的講義，但同學們總要將所有的問題追到底，將他問自己的實際經驗密切地聯系起來，帶討論會時，對於問題常常發生熱烈的爭論，同學們都毫不放鬆的研究他們所要知道的問題。

除此，還有二百多是連以上幹部所組成的第二科以及千餘幹部所組成的第三科，他們都在黨的愛護與撫育下勝利地完成自己的學習任務。

抗大的創辦到今天已經四週年了，過去的四年，是中華民族歷史上頂有價值的時期，即是停止了數十年來不斷的內戰，舉國一致的進行了三年抗日戰爭。在這四年中抗大也隨着時局的發展和需要，在艱苦的條件下克服了一切困難，對抗戰盡了極大的努力；它已經連續開辦了八期，由一個總校發展到四個分校，而且大部份都在敵後的艱苦困難環境下繼續地開辦；它已經鍛鍊出數萬名的堅強幹部，分佈在全國的戰線上，在後方的角落裏，正英勇地為抗日建國的偉業艱苦的奮鬥着。尤其在華北，三年來堅持敵後抗戰，創立抗日根據地的領導者陳光、羅榮桓、楊成伍、張經武、彭雪楓等將軍，何楚、經過光榮的抗大鍛鍊出來的。

的確，抗大是光榮地繼承了第一次大革命黃埔軍校的精神，在三年來的抗日戰爭中盡了最大的努力，但不難的困難仍須繼續去克服，抗戰的最後的勝利還須待於以後加倍的「努力」！

搬家 (抗大生活) 景舫

天，似蒙上了一塊湛藍色的布幔的，在這布幔的一角，現出了一個太的火球，火花噴射在空間，使整個空氣變得灼熱而令人感到悶倦。山城，原野，靜——沒有人影，也沒有聲音。

突然，號聲突破了沉寂，接着又是一陣急促的步履，山腰的坪台上整齊地排列着一大隊女兵。「五月啊！戰鬥的五月……」嘹亮而雄健的歌聲，蕩漾整個山間，給了烈日以無情地抵抗。值日生將菜和飯盛好，哨子一吹，八九個人圍一團，坐在地上。

「她們這時也許已經佈置妥當了，真够好呵！明天之禮拜，又可以好好地休息，我們還不知要等到那天才能搬進城呢？」小鬼——十四歲的同志。望望對山上撒光了的一排密洞，不覺露出羨慕的神色。這一來引得大家都想到搬家上面去了。「早就聽說我們要搬到天主堂去，怎麼她們倒先我們而搬去了？」「誰知道！不過，若真要搬時，這裏的野山、山、河，尤其是這山坡間的野花，我會感到留戀的。」

「够了，够了，餓餓的山，清清的細流，明月的月，星子般的野花，詩人的歌頌，小資產階級意識的殘留。我到是去無所戀，留無所怨。大家笑了。哨聲截斷了他們的談話。大家忙跑去站隊。

救亡室主任從隊伍裏走了出來，掩不住地喜悅地露在她的嘴角上，「我來報告一件消息：隊長叫立刻收拾行李，搬進城去，每班先派一人去打掃地方。」

「同志們！我們來一個競賽好嗎？看那一班最有組織，搬得最快。」競賽委員提出了這地意見。「二區隊向一區隊三區隊挑戰！」第五班向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發給審查證字第一八七四號

六班挑戰！」「三班向第五班挑戰！」……「應戰，應戰」……一片熱烈地駭聲，夾着一陣歡呼地解散了。

每個營洞裏都開始忙亂起來，捆被蓋，包書，收理零物……七八個大的包袱外，還有幾口箱子，洗臉盆、桌子、椅子、草、席子，一樣也不能丟掉。決定了兩次把包袱和箱子拾完，另外一次搬零星物件。

小鬼瘦弱的肢體，大家都有點擔心：「你別抬吧，帶點小東西進城去。」我們都這樣主張。她喪着臉，憤憤地說：「爲什麼要輕視我呢？」太陽慢慢地溜下山了，躲在小溪邊，岸旁細碎的小草，紫色的野蘭花，屈服的低着首，讓這烈日盡量地肆虐。

歌聲從山腰到大路間，不斷地、輕快地。有的慢吟着，有的引吭高歌，也有人閒話往事，更有人把搬家當作戰地運輸的情況來討論。汗從額角流到頰上，笑從前額傳到後邊，沒怨，沒倦，雖然肩頭上有點麻麻的味兒。

「前進向前進，我們勇敢活潑堅定……」「前進向前進，我們勇敢活潑堅定……」

「前進向前進，我們勇敢活潑堅定……」

「前進向前進，我們勇敢活潑堅定……」

比上次還快，而且，似乎更舒服些。

走過合作社，一輛驢車從旁邊過去，一位同鄉和他開玩笑：「替我把東西帶過去好嗎？」意外地，他很高興地承諾了。而且，我們前後的東西，他都來搬上去。他充分地表現出了這區老百姓特有的和善爽直。

驢車慢慢地向前進行着，車主和同學在談、笑，但，也有人在凝思，在遐想，在追憶着某一個和此刻相似的情境。

月，爬上了對面的山頂，水銀般的光輝，灑在山上路間，山峯交錯處，隱約地現出了城寨的缺口，城寨前面的一個山峯，模糊地像有一座古亭，周圍一幢幢的黑影——樹的影。山的下面一條巨流，激着浪濤向東衝過去。夜，夜是太美了！

同樣，在這樣的夜晚——在華北遼闊的原野裏，在南方的大地上，在戰場，在敵人的後方，許多民族英雄的鮮血正在流瀉，許多英勇的戰士正在向前衝，看呀！敵人，一個個地在往下倒……！大豆、高粱、森林、煤……，祖國的豐富的產物美麗的田園呵！近來，你這殘暴的魔王！

驢車慢慢地向前進行着。指導員同區隊長指着一個白包，提了一個小小的箱子，臉上露出愉快的微笑。「加油呀！我們齊向她們叫着。

大約十一點鐘吧，這荒涼的破廟，已經充滿了生氣。屋子裏大致都就緒了。睡在炕上，摸摸自己的肩頭，腫了。我悄悄地問小鬼覺得怎麼樣？「有點痛，明天會好的」。她天真地說。「明天要去幫伙伙同志搬東西呢」。有人這樣說。

這一晚，是一個難有的熟睡。